萬曆武功錄

萬曆武功錄卷之八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俺答列傳下

把漢那吉故鉄背台吉遺孤也長而儇利有口俺答心愛之尤爲一克哈屯所憐於是妻俺答壻歹慎女號比吉巳六載矣巳把漢復取兎撦金女會俺答外孫女美而艷許襖兒都司俺答好弗能㝵強納之襖兒怒攻俺答懟奪把漢所聘女與之井心焉把漢初妻比吉不相中今復弗如所願怏怏不得意謀降漢乃告

奶公阿力哥曰我大父妻外孫女又奪孫婦于人天怒人怨吾不能爲若孫矣吾聞　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溷其俗先禮讓而後刑殺吾今往歸之若爲我謝俺答吾行矣阿力哥懼誅不敢請俺答遂趣之行於是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疋損顙敗胡堡求入塞後俺答聞亟使克竅騎庢馬追亡弗可得而是時制置使王崇古以秋至備山陵獨臺御史方逢時居雲中俗兵使劉應箕居陽和逢時明而習於計以爲亟當許我可得因而爲計畫故事降者置海濱逢時念謂請比故事此不過一中

國禁錮之因益令俺答怨忿從此侵擾邊不止矣且
日命以甲楯五百騎導入雲中逢時坐開府侍衛者
露刃見之遣出豐館餼餙與馬甚都與制置使王崇
古議即請於相國張居正且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
示虜令俺答而急之與則因與爲市必縶送降人必
保塞奉要束陽申其舐犢之愛而陰制其命即俺答
而不急之與我因而撫納請方漢匈奴質子事有如
故部來降請方漢置屬國居烏桓事而即以把漢部
之與特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
衆而吾以一居者貨令纛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俯仰

舊存部落勢必嚮應黃酋聞其復返勢必忿爭其與黃台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仇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失興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居亡何御史饒仁侃武尚賢姚繼可各後先列狀上下大司馬議　詔授把漢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五稱其十月俺答乍失那吉必私念之哭泣目盡腫一克哈屯又朝夕請黑台吉非君少子耶所遺孤幸長奈何以逕遊殺之俺答愧趣遣黃台吉九合兀慎擺腰入弘賜堡直薄城索那吉不可得召趙全等計事全日欲得那吉須厚賂購之不則必稍

以兵試。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悉出戰。吾因據其城而索之。亦一快也。俺答深然之。居四五日。率衆萬餘入雲中。直走上谷。計欲捕一偏將軍。而與漢請易。時冬寒草枯馬饑。俺答衆憚寇。指全等怨詈甚。於是制置使移上谷帥趙苛。引兵帶刀嶺。逢虜戰。敗其前鋒。而斬其驍虜之首。陸虜憚之。遂轉兵從故道。至鎮羌堡而出。自是稍稍有內屬意矣。因爲營營平虜外。邊樹雜色幟。曰如荼朱如火玄如墨。群以振耀我邊吏。然後請把漢邊吏。曰寇深矣。其若之何。逢將曰。彼幸索我急。此天所以讚我也。乃遣使金國。賫傳貼往

殺之。巳遣侯金往。又殺之。巳遣鮑崇德往。崇德故役胡中。與虜狎。遂讓俺答。而欲得把漢急。胡亂乎。俺答曰。以太師之靈。我何敢憑陵。不勝舐犢愛耳。願移珍贖焉。崇德曰。中國重譯納貢。方輸錯出。誰利是吾為若謀。可。不費一縑。俺答曰。唯使者命。曰。而不欲得把漢則已。必欲得把漢。非以趙全李自馨等生獻見莫可者。先是使者。言把漢已部。送長安。俺答故惶懼。計畫無所復之。今聞崇德言。歡甚。即引兵却出塞。而遣使持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職　貢。郊那吉還。崇古要以執諸諸逃人為主畫為羽翼爪牙者以來。庶得

遣。大略如所書。築是時相國俺答子辛愛頗怨。俺答溺
少妻幼子。欲誅俺答。漢可因以爲間。崇古復遣崇德往
俺答曰。吾欲以牲贖那吉。崇德因言中國牛羊被野。
財物腐朽。 王府金幣珠玉委積無所用之。安用汝
牛羊馬。吾來。欲爲若誅得孫耳。若不可不遣趙全等。
亟詣幕府請那吉。不然。旦夕斷那吉首矣。於是俺答
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始吾欲降旗斧 入朝請封。
趙全等。謂我有天分。數道我興兵南北疲於戰鬬。今
父子妻孥且不保。皆諸酋罪也。吾奈何愛諸酋頭。而
不以易一孫乎。若爲我請太師。幸憐我北番無釜。

衣無帛。既款之後。請得歲給我金繒。及釜甕以爲生
我當以舊釜還漢。且微獨是。我胡中人至亡賴。誠非
假漢爵。必不奉約束。以太師之重請 皇帝陛下有
如授我王封。剖符通使。得樂太平。 聖制足矣。願太
師勿過疑。於是別崇德。因使其部夷火力赤。上書請
約麾騎避一舍。約已定。屬黃台吉以萬騎偪雲中。永
邵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腋進。逢時曰。彼不聞約
耳。密取把漢矢使。使者授之。諭以旨。黃台吉手其矢
泣曰。此阿弟故物。太師全我弟以安我父。大惠也。敢
不受承太師之明德。遣部夷隨使入。逢時勞以犒賜。

黃酋喜。出張家口。我上谷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酋曰。戰則敗約。我無辭於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堡項之。崇德復馳虜營。俺答微難我。欲先出把漢。我竟欲俺答先獻所虜。獲其十一月初五。獻被虜男婦八十餘人。夷性最躁急。又寒餓。不倖得把漢。遂寇抄我雲石堡。崇古亟令守備苑宗儒以猶子苑國圍及其弟宗偉宗伊。質虜營。易全等。俺答喜曰。太師誠語我。我背之不祥。其十九日。遣其黨伍奴柱收捕故陽和人趙全趙龍。山陰人李自馨。渾源人王廷輔。靜樂人呂西川。後衛試百戶張彥文。陽和軍馬老營。劉四

兒皆而縛械繫送大同左衛。是時周元聞變。飲酖死。

元故黃岡人也。而板升所爲不可捕者。僅馮世周等

七十餘人。先是呂老祖。與其黨李自馨劉四等。歸俺

答。而趙全又率灤惡民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

福。及張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互相延

引。黨衆至數千。虜割板升地家焉。自是之後。亡命者。

窟板升。開雲田豐州地萬頃。連村數百。驅華人耕田

輸粟。反資虜用。所居爲城郭宮室。極壯麗。全多畧善

謀。自馨諳文字。周元治扁倉術。劉四有膂力。能陷堅。

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敢逼城堡。全叛後。教虜左右

疏計課校人牛畜。益肯攻取。圍困掩襲事。諸鎮疲于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自瞀及元差滅。最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盜邊。先擊牛灑。全衆計定廼行。以全衆熟知險隘阨塞。又華人得先驅諜視。故邊將不能防。然全謀百無一利者。當石州失守時。全謂俺答曰。那顏春秋高矣。而行擁北地精兵。那顏一旦捐館舍。衆屬黃台吉。黃台吉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此五伯之伐也。謀未定。會我兵

諷募四集。虜人馬道死者以萬數。其好大言。鮮戍事類如此。五奴柞。恰台吉故俺答絕綱僕。自全信任。反居下。而年益叔虜畜之。以故伍奴柱。樂為我耳目。捕全遂得分其有。悔捕全晩。其二十日。出把漢那吉於庭。宴以酒食。　詔賜綵幣四純。布一百疋。遣康綸送之歸。把漢與其妻。哭泣而去。逢時因誠夷使火力赤猛克諭以母害阿力哥。既行次河上。祖孫嗚嗚相勞苦曰。　帝天也。覆露我。南鄉拜者五。使中軍打兒漢。親丁亞都善入謝。疏言　帝赦我逋遷裔而建立之。德無量。願為外臣。貢方物。請表箋稽式。及長書表文入

者因言阿俺答所以欲亟請王封誠欲耀士轡得相與爲敵殺也始把漢出塞時衆將牛相子伯傑尾把漢後馳虜營部酋恰台吉因言吾亦欲生獻馬豪傑張豪傑楊天下劉五等若易我金繒可乎歸而與相謀即借蒼頭軍敖八敖臘台出苧絲五采挑線草獸衣一稱靑綠緞襖二稱段二純鍍銀鞓帶一根送奉恰台吉乃言俺答方得把漢誦經謝天地以打牲爲禁因與伯傑馬鞓帶小刀解錐亦如之遲我月餘來索人自是之後相數使使者結恰台吉爲兄弟歡恰台吉竟欲得千金相弗能辦事覺相等皆請論如法

而是時上谷有老把都之酋河套有吉囊之酋山後有兀愼擺腰之酋永邵卜之酋哆囉土蠻之酋非俺答昆弟則其叔姪數爲諸邊患嵩古必欲俺答大會老把都吉能同表請然後可俺答獨苦力不能制土蠻土蠻故主也賴老把都與土蠻善倘風告土蠻見東虜皆已內屬我得毋離其黨而遂自孤乎先是諜者言老把都俺答行至小白海弢黃台吉寇漁陽黃台吉竟欲寇西番而遡金又以秋田霜死媚俺答酋婦轉爪傳言雲中兵出擣趨俺答還歸爭久成隙以故邊吏欲以此窺諸酋項之俺答果遣使十八人申

前約以為諸酋悉聽命於太師無異同業已指　天
王佛祖以為誓誓畢復遣打兒漢土骨赤還報自今
虜毋抄漢歲貢馬四百匹世世不背漢亦毋燒荒毋
搗巢毋趕馬備兵使劉應箕見為疏語多錯亂且辭
多倨傲遁大會督臣諱而竄走之乃代為上奏事下
大司馬議大司馬言虜方求欵而要我以不燒荒不
搗巢我即以為可從有如要我以不繕塞不設備亦
將聽之乎果若虜言是以酋脂毒我也不如却之毋
引慝焉王崇古言先年開市虜方張邊臣媚而致之
故盟未幾而寒今虜仰我若黍苗之仰陰雨也昔制

在虞今制在我何慮何疑而不使之徹聲聞於 天
王竟以聞 詔下三鎮會議先是將軍令有能捕斬
俺答黃台吉狠台吉者爵伯賞五千金小酋如擺腰
兀慎爵指揮趙全同元爵都指揮賞千金其十二月
邊吏以便與膠致全等至長安大司寇按反狀悉具
上御午門命禮官爲文祠告 郊廟僇之東市支解
以徇於是王崇古晉大司馬廕一子千戶方逢時少
司馬廕一子百戶皆執金吾章服鏹楮皆有差磔趙
全等於市復下令令扳升諸亡命欲歸漢者聽始全
等對簿時崇古欲得諸虜名數急乃以八人分屬分

守使分巡使備兵使及大同守都護鞫問以觀其同於是得襖兒都司卽吉曩子六人控弦之士可三萬居黃河西套黃台吉可七千擺腰可二千兀愼可一千居野馬川鴿子堂鄉天城陽和懷安萬全左衛去邊二百餘里晃突里哈卽老把都兒可三萬鄉密雲宣府萬全右衛委兀兒愼可一萬居大青山哆羅土蠻可一萬居黃河西北鄉神木俺答可二萬躬提兵七千居豐州灘去老營堡平虜威遠右衛可三百餘里而以三千屬打兒漢倘不浪以一千屬火屯倘不浪去老營邊可六百里以五百屬莾兀十倘不浪准

折漢倘不浪王八屯兒去平虜邊可五百里以二千
屬出郎那言去平虜可四百里以一千五百屬歹臣
倘不浪以五百屬打兒漢以五百屬土兒箇去平虜
可五百餘里以五百屬脫脫兒墨去偏頭關可二百
餘里以二千屬恰台吉去右衛可百里以五百屬青
山啞拜倘不浪宰散倘不浪去右衛可三百餘里以
一千屬把里台吉兵兎台吉去右衛六百餘里以五
百屬我的戶倘不浪去右衛五百里以五百屬打臘
台吉去右衛邊西可三百餘里以三百屬真武窩兒
把都兒倘不浪去右衛邊東可六百餘里大小板升

漢人可五萬餘人其間白蓮教可一萬人夷二千餘人皆有酋長分部諸酋少者六七百多者八九百大板升則馮世周孟大益大羅小羅楊廷夏楊廷智劉豸張豪傑李三尾四潞云啄鉞十二人小板升則東打兒漢火力赤張榜勢毛榜勢打兒漢小則則火同智海代首領俺墨兒器長腰兒火里智丫頭計大筆烏器刀郞小則磨毒器打兒漢劉棟鎖合兒韓侯兒玉鎖禿舌兎八兒黨小則則紅眼小則則徐先兒李自榮火力赤老漢代鎖合兒馬通小則則火里智老漢五合器李只害蕭牌子高洪馬洪三十二人已問

諸叛胡中所生子趙龍自言生六子長火泥計次窩兎次兎拜兎次兎十兎次簿合兎次寧安兎女三長三皇昏次五皇昏次六皇昏孫四長擺言次聖塌次塌闊次擺吉劉天麒自言生丫頭子王廷輔自言生孤哈子李自聲自言養李明以爲子趙全自言生二女適楊河高金既得狀然後知諜稱數十萬於是謬矣其五年二月崇古極言市虜甚利大略言虜比歲深入凡民間鐵器衣物無所不具今一日許其通貢則酋長歲有上賞自足取給而獨患苦諸酋恐無以爲資勢且必小入間盜邊故虜使往往以銅與布帛

爲請計莫若開市便是時給諫章甫端言虜得封號衆且益附是假之翼也入我境窺我文物是啓其心也宋應昌言虜雖通貢情或難測防邊則有兩費撤兵則非萬全張國彥言虜向入寇往往旋出塞虞西北諸夷議其後耳彼無我患專意諸戎諸戎必折而入于匈奴是加之左右指而益其強也請乞之費歲加月倍客餉不已必扣主兵主兵不已必及市賈市賈不已必及禁藏張思忠紀大綱議與崇古互有異同。

詔下於是定國公徐文璧侍郎張四維御史大夫李棠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戶尚書張守直以爲

不可許。工尚書朱衡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兵尚書郭乾則謂夷狄來王古今盛事。因以羈縻實制取長策。尤衆外虜。俺答最雄。自上谷抵甘涼。袤延萬里。求服土速西奴吉丙。先年謝絕致憤騎蓐諸邊。三十餘年中原苦不支矣。今儼然聽命於藩籬之外。是三十年所禱祀而求者。何惜宗街許丈之地。而以扇夷情狄皇化失馴。盛所想望。宜從其請。至若搗巢燒荒事搗巢可罷。燒荒不可罷。是故相因張居正尤破羣策。廷於　文舉徵西請　詔行之。已以　文皇帝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擬付本兵。因區畫八策屬宗

古互市初開邊民畏慮不敢貿易虜入不市。虜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爲計使邊氓睹利則人乃樂從一也鐵鍋乃虜所急者項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不已今聞廣鍋毀不可復爲宜出官錢市之嗣歲請如數以易二也虜既不令入　朝則安置宜周鎮城之中民物殷阜易起戎心與將豪宗獻城之事可爲殷鑒項者流議皆起於鎮城之人虜使一二入人人惴恐倘邊堡可容毋令得入鎮城三也馬趙二帥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故多端素與虜通其所部多眞虜項聞不樂封貢之議今既不能去宜以計用之。

毋令積恨生變四也。已又議所當修補者。亦有四要害城堡。及時修併。二邊之險。漸次可復。一也。慕沿邊之氓。開墾荒田。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常若敵來。二也。趙全等雖誅。家室猶存。宜於互市之時。陰察虜情。知其生存可招則招之。不則倂之。庶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搗巢趕馬。在邊士雖借以邀功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覬幸。它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端者。四也。崇古既得札。遂決策許虜。乃爲議市場。雲中以威虜堡。上谷張

家口太原水泉營先是大將軍馬芳及參議使黄九成崔鏞僉事使韓宰論雲中曰弘治時北虜入貢乃從紫荊關然後入長安此不過欲給彼長道以亂虜情耳臣以爲紫荊道半歷畿輔市井紛華適以動其覬覦於計不便莫若由威虜以歷左衛雲中抵陽和請督臣按驗畢即從陽和入天城懷安上谷自懷來歷居庸爲便請歲以三月爲期會以是時春雪未消胡馬尚弱故也宜著爲令令馬毋過三百匹使毋過二十人而又中分使以半居左衛以半進　乘輿馬亦毋過三十匹然必從陽和臺御史驗得肥壯高大

[illegible]從遼來　闕下駝馬匹直十二兩市場請以左
衛威虜堡地旁西北窮比榆林易馬堡築圍城鑿池
令副帥統兵備兵使監市硝黃銅鐵鹽甲兵刃各有
禁約虜入毋持弓矢甲冑使虜得與塞下民互市市
戎以段紬布絹綿花針線索改機梳篦米鹽糖菓梭
布水獺皮羊皮金易虜馬牛羊騾驢及馬尾羊皮皮
襖諸種族貢使既還而後能市大將軍趙苛及參政
鄭洛副使廖逢節參議使何棨論上谷曰貢道今雲
中唯紫荊上谷唯居庸而紫荊則入腹裏居庸則近
山陵矣需守臣嚴為備誠是至市場徵舊市張家口

莫可若。臣等按地形。東北中三路。層巒疊嶂。南地又
地屬腹裏。豈可令外夷窺乎。馬直請以年齒盡寸。分
三等。上馬匹十金。中馬八金。下馬六金。互市。大略與
雲中同。我所資於虜。非馬牛羊。則皮張馬尾。而虜所
資於我。亦惟布帛綿絮而已。第請三鎮。皆以春月歲
一舉。舉又日同。庶絕重市之釁。備兵使紀公巡議山
西曰。苛嵐一道。外內邊皆險。按內邊東南起八角界
水。黃墩放丫角山而北。可九十四里。屬雲朔地。外邊
東起丫角山。放老牛灣黃河岸而西。可一百八里。屬
虜地。去俺答巢頗近。然必從雲中邊而走。貢道以居

虜為便捷我崎嶇之地以苦虜跋涉庶虜益畏道險
而又期正月二十三日至長安於是期而不至者罰
第守臣請毋忘滑石轤皮窯馬頭山之備然後請市
于水泉營水泉營去板升近矣當以紅門分內外邊
外邊築瓮城其為制建關關外築大臺名為驗虜臺
臺左右復建大臺名為瞭虜臺入此則為關矣關以
內為驗市廳關以外為水泉營迤南築夾垣二道高
丈餘則又建內關堡得移寺墕兵於其中聯絡水泉
營虜每一入市少者四五十多者百餘騎弁皆就瓮
城開封而徵老營兵馳水泉營偏頭兵馳寺墕堡兵

不足則以馬步兵及架梁兵晝夜擊刀斗巡徼城中

娭市畢犒虜驗市廳遣還始入市時我繒布鍼線梳

篦鐵鍋皆各以其式直著爲令而虜馬亦必以四歲

以上八歲以下三尺六寸以上者爲上臨市毋有異

議分市使孫枝亦曰所市如布帛鍋釜及鍼線梳篦

米鹽糖果之類應從賈人互易至繒帛則請以太僕

年例馬價易之而以所易馬給馬兵斯亦一便也於

是都御史孟進請　上著爲令令先進貢而後酬以

封章頃虜酋變詐益甚俺答老而多謀黃𦙍狡而慣

戰把都猾而善附土蠻衆而漸張而況把都土蠻連

姻結好聲勢愈滋恐春日漸和必更蠢動莫若歲以仲秋朔日為貢期蓋時屆八月虜馬方強正與日狂逞之候若容其通貢往返三月天寒水涸即欲鴟搶勢無及矣至若燒荒搗巢劫馬諸釐政亦宜稍免以示招携自是之後崇古及臺御史劉應箕等奏上虜酋乞封貢便宜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答擁衆入犯漁陽執我馬房中貴楊淮等脅以奏開馬市　先帝不允而用咸寧侯仇鸞將兵撻伐出塞無功懼虜役至潛以金幣媚虜本心出遊鸞私謀故不旋踵而敗凶肆掠益甚　先帝震怒始

寘于辟。最爲之禁。　明旨具在臣等敢冒請以干大辟哉顧今虜情實與昔殊虜連歲入犯固多殺掠乃虜所亡去亦略相當又我兵出境搗巢趕馬虜亦苦之是虜非昔之强也屬者戴　天朝歸孫之恩旣獻俘　闕下復約其弟侄并各部落誓不犯邊又非如昔之擁兵壓境挾我邊臣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圖尾剌蚕食西番慮我軍議其後故堅意內附以自固其情可信又虜使云所請市非復請馬市但許貢後容令貿易如遼東開原廣寧互市之規此固制待諸夷之常典非昔馬市比臣等以爲使　先帝在亦必俯

從無拒也。且昨歲秋防報警。京城戒嚴。至倡爲遷避聚灰塞門乘城之議。幾爲虜笑。今虜既納款內附。乃必欲定久要。以幸百年之無事。與其日有失。寃首事之罪。是豈惟臣等不能逆覩。卽俺酋亦止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侄。能要諸酋于目前。而不能制諸酋于身後也。夫拒虜甚易耳。 先帝之禁旨則虜詐之難信。可數言而決。虜必憒憒去。卽以遣降之恩。矢心不犯。猶恐宣大土蠻及三衛。歲糾俺酋爲聲援。以窺薊遼。如吉能子宰。賓兎諸酋。必爲蘭靖洮河之患。尤邊騷動。財力困竭。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若允虜封貢。

各邊有數年之安。乘時修備，虜設背盟，則以蓄養數年之財力，從事戰守，不猶愈于終歲馳騖，自救不暇者哉。臣等又歷稽　國朝北虜，舊有勇貢之例。如正統初年也，先以尅減馬價而稱兵，語在天順日錄。夷虜封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王故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爲許封貢便，因條爲八事以聞。一議錫封號官職。北虜惟土蠻爲小王子之苗裔，所在遼薊，有衆十萬，以兵未精强，故難獨逞。俺答與其兄吉囊、弟老把都，皆其臣屬，入分駐宣大、迤北雲州，靑山、河套、山內及河西大小松山，未易奔合。每一入

犯必糾會於數月前聚至十餘萬方敢深入不則分逐水草時遣精騎撲搶歸農此其大較也虜自土蠻而外惟俺答爲尊請比忠順王及西番故事錫以王號須給鍍金印信俾號召其宗盟它一切大枝若老把都若吉能若黃台吉請受秩如三衛視都督而弟若侄其子若孫凡四十六枝若兀慎打兒漢等秩視指揮諸婿他不浪等十餘枝秩視千戶請做把漢那吉阿力哥事皆賜官服俾知臣禮一定貢額夷虜入貢名雖效順而實希賞今宜定制歲許一貢俺答馬十匹使十人老把都吉能黃台吉各八疋使各四

人其諸酋長聽俺答分部落大小以爲差大者五四疋小者二三疋使各二人通計埘吉等凡四十七枝歲貢馬不得過三百匹使不得過百人有如請增無巳亦無過五百匹使百五十人而以善馬三十匹屬使者六十人隨進　闕下餘俱待命於市堡稟食縣官餘馬分三等以定直上馬匹十二金中十金下八金最下老弱及羸畜毋得入它一切分給三邊乘操而以椿朋充市馬費夷使聽以所直縣官市布繒還給諸酋以爲酬賞至　欽賞悉如三衛西番使一議貢期貢道虜入貢互市宜以春月馬弱之時且及　萬

壽節。四夷來庭。許夷使牽馬送奉表文。自雲中左衞驗問。俺答許四人。它枝大者二人。小者一人。得入京分駐犒勞。花紅牛酒。縣道郵傳。次至陽和。已至上谷然犒勞如初。駐崇衍。而以行使道入居庸關。走昌平直迎置長安。蠻夷邸。月餘。儀部請廩食如禮。旣還至陽和。臺臣復按驗遣歸。所在郡縣爲設官邸。禁私通來往。盛陳兵仗以示威。郵傳給餉資。餼牽甚備。使使至如歸。異時聽撫臣得議償亡徒勞驛使。一議立互市。北虜散處漠北。人不耕織。地無它產。今幸貪漢物鍋釜鍼線之具。繒絮米蘗之用。咸仰給漢使。使者頗

額求通市。而邊吏即以爲可許。冀免盜竊。非謂求開馬市也。請得如弘治初。北虜三貢故事。虜以金銀牛馬馬尾皮張易我緞帛釜甕諸種。於是期至。令虜酋三百人驅牛馬類百頭。駐外邊。我兵五百。駐市塲。合市盡一月而止。有如貢使既還。而市猶未畢。令虜酋駐邊旬日。必市竣而偕遣。以示要質。又或行賈貨不足。道使者於城市給遺。令勿絕。及商得馬。令市諸營。營無所用。復得市諸關中。文吏毋絕以關出財物。如邊官法。至一切夷馬商貨。當有稅。悉如遼東開元市。以爲撫夷費。當是時。成虜市。聽約束於協守副將軍。

及城備兵使張家口市聽約束於上西路叅將及口北分守使水泉市聽約束於老營副將軍及岢嵐備兵使凡市漢禁鐵器而俺答亦禁諸酋毋擾邊寧開乞請法市而給賞毋令遁虜媚虜踵故常之蠢敢不如約者邊吏請諭如法一議撫賞故事歲時戒備則有調遣咨例春秋擺邊則有行糧料草各營則有哨探丁夜行糧各墩則有常賞行月二糧爲費不貲且一歲之間軍丁或零斬虜級或被虜傷死所以犒賞而優恤者皆例外之供犒優恤多者三十金頃最予十三五金而犒賞則級予五七金矣銀牌花紅猶不與焉

凡此悉取給督撫贓鍰。不足，則取商税。商稅不足，則取地租。歲亡慮數千金。今旣通貢，則徼哨可漸省三二百人。歲可得行糧三五千石。而又無斬獲中傷之優恤。歲可免數千金。皆足爲撫賞之需。復不足，則取年例客餉。三五千金。一切爲治繒布費。酋長人段二疋、紬二疋。以好至者，酌夷使大小量爲增賞。夷兵人布二疋。以今歲所餘充嗣歲所費。積之數年，客餉或可半省。以節禁藏。且議招降一款。聽華人歸正，而各塞收得眞夷，亦充家丁，詗虜。於是華人歸者十七，夷人避罪降者十三。其有詐降以詗我虛實，陰爲虜鄉

遵者宜下令勿收納以杜虜爲索擾至漢人來歸亦察無盜虜及被虜歲月籍貫及虜中主名方入塞所騎馬留邊聽虜追還人與紬二疋布二疋而還一番經權夷狄之下中國有順有逆帝王禦制之策有經有權經以制禦之而無忘有事庶常勝之勢在我獲胡無所乘其隙權以羈縻之而不拘文法庶操縱之幾可決邊臣得以效其謀至于目前之利鈍月後之變態其始固當預防其終誠難逆覩也嚮者俺答納欵乞封至今邊塵不聳在虜實有呼韓突厥欵塞之誠在我當有優遇受降之禮今議者必欲嚴其始之

峻防以要其終之不變固為守邊之經然臣等歷考古昔春秋之列國漢唐之封建雖中國友邦同姓尚不能守法信度而欲責之夷虜恐非達權之宜也今俺答年近七十其弟老把都子弟黃台吉吉能各年逾五十皆非昔强壯時倘各酋未死之年那吉輩繼承之後邊境有數年之安則宣大山西殘破之城堡可漸充實荒蕪之屯田可漸開耕河西延寧之大邊可漸修葺薊鎮邊臺既修腹裏城堡亦可漸增築土兵既練入衛之兵亦可漸減各鎮練兵設險積餉除戎之務靡不豫圖數年之後兵氣振而邊備嚴整縱

虜有反側我固有以待之以守可固以戰可勝是不失經常之守而所省財力且無筭矣雖暫假職名無虧大體暫借客餉一二為撫賞之費是一時覊縻之微權而保固疆圉生全邊氓不既多乎釋此不事則拒虜甚易而滅虜實難虜東西歳擾我遠近戒防士馬疲於奔命財力匱于徵輸非計之得也一戒狡黠言今之為將者平居既無料敵之智敢戰之功及聞虜納欵率務為誇誕陰肆傾擠以為將必恃戰不宜聽虜和以沮其氣然自二三年來虜屢犯宣大未聞與虜一戰惟規避欺罔出擣巢趕馬所獲既不足

爲虜輕重而滋疆埸之擾攙奪國是重誤邊計罪可
誅也請 勅九鎮將領戒平時驕悍之習乘今日虜
虜之暇務實修備使虜知我之有待不敢復叛虜或
陰懷異志則揚兵伐謀使虜不能乘我之虛數年之
後華夷安堵邊備增飭則錄其功倘或挑怨搆釁弛
備疏防則治其罪今有造言飾詐陰壞貢議者罪之
庶貢議不阻而邊事可無患矣 上覽其疏下戎部
議於是兵尚書郭乾議大略相同獨封號引禮尚書
潘晟議議倣三衛故事授以都督秩仍聽各自爲部
不必假以統兵之權至虜使宜留邊城督臣使使者

代進齎使者賞賚　上復下廷臣議議如初貢期以二月爲率獨是歲以期迫聽三四月後得行之先期俺答至近邊漢使約虜演習禮儀候　詔至爲位跪起望　闕下叩頭如漢官儀既受　封具番表謝恩後如有求增貢數及互市不從約束聽關吏閉關謝絕　詔從之於是雲中臺御史劉應箕致書俺答大略言與時市馬出　朝廷財用易辦今歲出百姓矣假令馬牛羊羸弱亡所利則嗣歲不可復繼而俺答亦報書願如約因使使者索黃鶯及五采往綺佛像是時督撫稱俺答爲老官人而俺答亦稱督撫爲

大賢德往往如漢昆邪例其五月俺答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十匹。上御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册封俺答爲順義王賜之詔曰朕惟天地以好生爲德自古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包含徧覆視華夷爲一家恒欲其竝生竝育於寓內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君主萬方成祖文皇帝順天繼統鎮撫九圍薄海內外罔不臣服迨朕纘承丕緒於玆五年。欽天憲 祖愛養生靈胡越一體併包兼育頃因爾孫來歸特命近臣護視給其服食厚加附納以禮遣還爾感朕恩稱臣內屬歲

歲入貢永爲荒服俘獻叛賊以表悃誠邊臣爲奏懇
款再三朕念北番朝貢代固有之在我國家亦惟常
典爾能慕華內附請命恭虔可謂深識天道者矣朕
實嘉悅特允所請封爾爲順義王爾弟爾子及諸部
落頭目俱授以都督等官俾爾世居本土逐草射獵
各安生業同樂太平朕代天覆幬萬國無分彼此照
臨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無或爾遺爾尚仰遵天
道堅守臣節約束爾衆永爲恭順使老者得安幼者
得長保境息民世世安樂朕國家膺萬年之天運爾
子孫亦保萬年之福澤豈不永有美利哉倘爾部衆

或背初心，擾我邊境，此乃自乖大義，輕棄盟誓，天地鬼神實共鑒臨，非爾之福，爾其悉體朕意，尚欽承之，故論，乜悉以次除吏：都督同知，則把都兒（即把都力哈俺答弟）黃台吉（俺答長子）指揮使，則把漢那吉（俺答孫）指揮同知，則賓兔台吉、把林台吉（即野鄧白吉）、不他失里（三娘子所生，皆俺答餘男）扯力克（即扯力兎，俺答長孫，黃台吉長男）、青把都兒台吉（長男把都兒）臼洪大（黃台吉下）、邵上大、戌台吉、禿兀兒慎、着力兎台吉（俺答侄）、哆囉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哈喇慎着力兎、把都兒台吉（即打喇名，哈台吉）指揮僉事，則那木兒台吉、波兒哈都台吉、把都兒台吉、台失哈不害、孫木兒哈不害、哈木

兒阿不害。皆黃台吉男把都兒台吉。俺答第二子擺腰男阿不害。俺答第六子打喇台吉男那那台吉。俺答伯叔弟哈不慎。即來三元兒台吉滿五索台吉滿五大台吉皆把都子滿克寨台吉旭胡兲台吉。皆俺答伯叔弟麥力艮台吉差力兎台吉克臭台吉克鄧台吉。皆俺答伯叔侄合羅氣把都兒台吉。乞卯卜大成台吉弟正千戶則阿力哥打兒漢台吉。俺答侄乞漢男來賽台吉來洪大台吉。皆把都兒台吉子大成台吉大安台吉阿拜。恰不慎台吉子薛例箇台吉纖根兒台吉不嫋杜台吉。滿五索台吉子白慎台吉插漢敖不慎台吉哈不慎台吉。皆把都兒侄隱克台吉。即安克阿不害挨肆台吉。即挨肆阿不害挨着兎台吉。皆乞卯卜大成台吉子挨落台

吉為大台吉子阿不害着力兎台吉男委敬阿拜哆羅土蠻把都兒黄台吉之子副千戶則阿拜台吉。克臭男阿不害滿克賽兒仙吃把都兒台吉惡不慎台吉。八耳谷台吉。大成已故都腦兒子唐伍台吉。哈羅氣男阿不害俺答伯叔弟楷吃把都兒台吉男五奴谷把都兒台吉。薛的哥台吉銀定把都兒台吉。喫慎把都兒台吉。獨腦兒台吉滿根大台吉。皆把都兒昆都力哈任百戶則恰台吉。打兒漢。凡六十五人。皆有勅。勅曰。朕奉天撫運。君主萬邦。異域殊方。無不欲其得所。但能效順。卽吾赤子。無彼此也。茲者俺答感恩慕義。率爾等奉貢稱藩。出自誠悃。朕心嘉悅。特封俺答為順義王。併爾等俱授以官。

爾等其各率子孫使他每都相和睦各領部落使他每都遂生養斯稱朕覆育綏懷之意國家保祚隆長興國無外爾等既得內附宜允篤恭順堅守臣節庶得仗天朝之威靈沐天朝之恩澤傳之萬代福利無窮豈不美哉故諭當是時得勝堡外九里建廠廠長闊可三丈用線杆木料廳用藍帛五十疋紅布二十疋青綠羊絨三梭二十疋手帕汗巾四十方蓆五十領麻繩一百綵亭四箇綵旗二十對中庭設黃幃焚香供張都先期夷使打兒漢克漢至公署習儀既畢大張旂鼓迎赴棚廠都撫皆壁弘賜堡遣副帥趙伯

勳遊擊康綸齎　勅諭十二道。及賜俺答蟒衣一襲。表裏四純。它皆獅子衣稱是。二十一日。俺答偕諸夷迎　詔南鄉叩頭者四。已漢官抄黃開讀畢。俺答行謝恩禮。復脫帽叩頭者四。夷禮以卸帽叩拜爲敬也。旦日崇古使使者奏　聞。於是俺答亦欲爲番表謝。漢而胡中獨河西吉能。及其侄切盡黃台吉。兼通番漢佛經。迺迎爲表文。因糾合都督同知。昆都力哈黃台吉。指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永邵卜大成台吉等。指揮僉事。擺腰把都兒台吉等。正千戶兀愼打兒漢台吉等。副千戶阿拜台吉等。百戶恰台吉等貢

馬凡五百九匹上馬凡三十匹鈒銀鞦轡馬鞍一副
血齋夷使扯布哱囉不散合布等六十四人詣崇古
表文移叅以佛語極恭順尚欠文崇古即使漢所使
酋長夷使台實榜實等改正付表匣封驗因宴勞夷
使發陽和城邸撥青白紅黃銀合棗騮騙馬凡四十
匹開具毛色齒歲咨儀部選三十匹入內貢駝四百
六十九匹悉發三塞山西凡一百有九匹雲中上谷
皆一百有八十匹價御馬一匹予綵緞二表裏生絹
一純半給金五兩貢亡慮百五十人金鍶遊馬以上中
下爲直如崇古議請太僕椿棚銀貲凡六千七百有

五金是役悉貯塞上都護吳歲轉輸臺使者有以是萃
永樂弘治故事幸賜俺答　勅一道大紅蟒白澤紵
絲衣各一襲織金蟒龍一純金胷白澤一純腈骨朶
雲翠藍二純大紅二純素栢枝綠二純素絹六純木
紅四純藍青二純綵緞十五表裏大紅織金胷背獅
子一純青二純翠藍二純栢枝綠二純素大紅二純
藍青八純俺答妻及把漢那吉及黃台吉及夷使衣
幣有差而俺答妻亦多不過八寶雲襖紅骨朶雲裙
而已而切盡黃台吉亦以迎　勅撰表賞綵緞三表
裏生絹一純金紵絲衣一襲木棉布四疋靓指揮俺

答旣得爲質爲藩臣。共貢職。大喜。告使者曰。趙全等雖誅趙。宗山猶存。此輩不滅亡。終敗和約。崇古以聞詔捕獄。先是漢使使者珊瑚鮑崇德。譐責俺答使部夷私通邊。答因遣恰台吉兒流唐文安克把獨兒台實打兒漢首領土骨氣獻我叛人張寶趙天王穆天爵孫天用。會諸生計龍及民王道科趙景庫被鹵胡中久。往往爲胡書番文。亦欲歸漢。乃以白蓮教及張輝等。與叛兵劉天麒謀。獻老營事。微告漢使。於是崇古聞。亟逮景庫弟景敖衣中以還。居頃之。靜樂令劉受帥邏卒執張輝王道兒。而老營堡亦執石倫問

先兒馬操兒曩三人約俺荅來為獻城及門謀皆有狀而輝與道兒尤以祈禱鳴邏卒常鄉鐵道兒道兒私誦符呪幾得脫受廼令邏卒以犬血塗抹始就縶且日分守使王九成備兵使崔鏞分巡使韓宰鞫獄廼知趙天王與人也名宗山宗山有子曰百年兒與郝廷庫妻張為虜虜居草地令張亡歸為宗山具言百年兒宗山即謁馬西川李夢陽道之亡虜虜中事幾就若無患矣廼與穆天爵張定孫天用抵板升是時靜樂人兩善友王道兒汾州人張從庫王大訛奚大用奚大真奚大秀文水人趙傑嵐人閆鶴為宗山

傳習白蓮教頂宗山謁俺答獻雄黃半斤趙以宗山等屬趙全自是之後宗山閑入關窺邊及賈漢物通虜爲虜言今正馬年答又有天分吾等其興乎虜趙寇抄我石州及汾州平虜威遠靖虜鎮羌天城本宗山謀也於是請論如全法事聞 上有詔詔俺答執送來獻誠順可嘉賜金三十表裏四之恰台吉打兒漢十金幣皆有差其秋套虜吉能等亦願輸貢使夷使請於制置使裁才曰吾以俺答爲長哥約束彼既修貢 天皇帝得市中國財物吾獨處西徧何至常在化外惟太師矜之督臣王之誥議須數歲不盜邊

方許。崇古言。古能親俺答叔。勢相依倚。許俺答不許
吉能。是錮其首。而舒其臂也。俺答必陰乎吉能之衆
市晉。吉能亦必陰藉俺答之衆。窺秦。是晉爲秦受困
而秦爲晉中禍也。并請於　朝。許其開市入貢。酌延
綏寧夏。悉如宣大例。報可　賜吉能都督同知官。餘
以次拜指揮千百戶。秩凡四十九人。並賜衣幣。自市
入貢。馬凡五十匹。而晉邊馬。宣大山西。凡四百六十
九匹。延寧。凡一百八十匹。語在吉能傳。於是　上遣
光祿寺丞一人。鴻臚序班一人。到塞治宴。而以總帥
待之。宴俺答席連十。金花二樹。大紅蟒衣一襲。彩緞

四表裏老把都黄台吉吉能席連五銀花二樹金色段二紬他酋長席治煠食餹果品二張湯飯五道色段二紬牛五頭羊十頭燒酒三十罈面餅五千大米二石中段二十疋中紬二十疋色布千疋獨俺答得用贊相而以我鎮羌鎮邊守備及遊擊指揮左右之燕禮既畢因請市矣是時五月將盡塞外蚕虫漸生虜多移壁大青山虜歲以此時往河套祭先人墳墓崇古以爲宜及今開市得勝堡延自五月二十八請數至六月十四官易俺答馬可一千三百七十匹賈萬五百四十有奇而以九百八十九匹給馬軍餘三

百八十一匹屬賈人得賈直三千四百六十六兩三錢偏裨及商人易馬騾驢牛羊可六千七百八十四頭犬寧八千一百五十有奇我於是諸酋有燕賞酋長監市有撫賞效功勞漢官亦有犒賞凡一切段布花紅牛酒費悉仰給本塞撫賞金亡慮九百八十一兩新平市爲熟夷五欒詐黃台吉言欲誘至寨下因執之俺答亦惡其不赴得勝堡迎　詔黃台吉心愈疑之會邊吏欲閉關迺自三衞克臭夷婦帳西來與擺腰兀愼自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市畢官易馬可七百二十六匹賈凡四千二百五十三兩有二錢一分

而以七百二十匹給官軍以六匹屬貢人得貢直凡五十五兩六錢五分偏裨及商民易馬騾牛羊可三千二百三十三匹大率三千五百五十九頭費撫賞金亡慮五百六十一兩一錢二分張家口市自六月十三至二十六日官易昆都力哈及永邵卜大成馬可一千九百九十三匹費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八錢而以一千一百七十六匹給馬軍以四百七十二匹屬貢人得貢直四千五百七十兩有五錢以三百四十五匹代各衛奉得奉金三千二百九十八兩五錢官易屯主牛七十二頭官軍易騎操馬七百七十

二匹。商民易馬騾牛羊六千九百一十二頭。大率馬騾牛羊九千七百四十九頭。費撫賞金八百有一兩。水泉營市。先是多羅土蠻委兀愼還帳避暑𧍧虫。乃自八月初四至十九日市畢。官易馬二千九百四十一匹。費二萬六千四百兩。盡給馬軍。商民易馬騾牛羊四千四百五十一匹。大率七千三百九十一頭。費凡一千五百有奇。是後昆都力哈黃台吉皆以市最後。請續市獨石。月暈以牛馬易布物。撫臣以獨石孤懸不便。許赴原市市馬。凡七百餘匹。崇古乃令備兵使行筵宴禮。及撫賞虜王。及都督指揮大酋長。悉如

封貢時予金色段一疋。潞紬一疋。銀花一樹。加銀臺
盞一副。大率金段潞紬百三十疋。銀花六十五樹。銀
臺盞三十三副。皆仰給三鎮協濟。撫賞銀費凡九百
八十八兩四分。諸酋快甚。自以爲利。乃設黄帷香案。
謝恩如初。是日。俺答即與諸酋中訂盟誓。以爲東有
昆都哈永邵卜大成。西有襖兒都司。虜敢敗約者。我
三家並治之。或小人盜畜產。罰馬牛七頭。有如獲人。
予馬一頭。幾民盜虜。亦如之。是時虜中獨以不得粮
帳爲惜。崇古恐互市之初。商民鮮至。有難應酬。請以
庫貯馬價及各營帑藏朋合。得易馬匹。十二金務足

二千匹。先期出馬價二萬給商。官買叚梭布。水獺皮羊皮金。獨兵刃硝黃鋼鐵及龍蟒衣物有禁。馬價以布緡兼子。上馬十二兩。實得金九兩。中馬十兩。實七兩五錢。下馬八兩。實六兩四錢。民間以故衣雜貨易馬牛者聽。一梭布可易一羊。一布衣可易一皮襖。利皆倍之。先是以威虜市。山高乏水。請解得勝堡。以堡故舊市所也。黃台吉。亦以與父有隙。請異其市。議者以平遠不便。竟開新平。分東西市。市皆遵臺御史劉應箕議。先期俺答傳箭。必貢事甫畢。然後召入市。及入亦必以俺答約。約其部爲其日。而又各以酋長監之。

虜騎皆毋得闌入塞。而商民有積貨。欲與虜易者。先以名籍告闗吏。我市。本暫請借客餉金四萬。不足。則請與中庫出年例客餉金三千。官遣指揮一人偕行。賈往臨清。而以千三百治段。千二百治紬。五百治布。段必二兩以上。紬亦欲堅厚闊機。布用藍紅諸色。不足。則借朋合一萬一千兩。班價七千兩。發四道。道各五千兩。分往張家灣。河西務。治金繒諸貨。至西市。則預入左衛東市。則預入天城。令僧人定物價。毋欺慢虜。市既畢。則筵宴酋長。犒勞諸夷酋。人日牛肉一斤。粟米五合。麥面一斤。時酒一瓶。小菜油鹽醬醋及馬

草銀七分二厘飯柴炭銀二分皆取給尖丁銀及商稅是時大同左衛及山西高站皆賫送撫賞金二十兩爲貢使治廚傳始崇古議鐵鍋爲胡中炊具虜行寇鈔必以得鍋爲奇今與之衣而不與之食具虜其何以自贍而說者曰虜得鐵必以爲兵而不知胡中不習鍊炒生鍋破百計圖之不得已至以皮貯水煑肉以爲食請徙遼東建寧市市廣鍋廣鍋鐵生不受炒鍊而況宣大山多道險鐵鍋鮮至決筴市廣鍋矣兵尚書咨備兵使及分守使分巡使大會庭中鍊炒於是以廣鍋十斤鎔鐵五斤應筭其以爲不可復市討

莫若用砂鍋便臨市上谷帥為一軍軍弘賜雲中帥
為一軍軍左衛山西帥為一軍軍老營以備不虞其
八月四市既成市騎七千幷所錫縑綵葛苧費六萬
緡後以漸增加至二十五萬緡矣於是晉崇古太子
太保劉應箕巳下爵賞有差是時與虜爭定物價力
抗虜索雖致忤虜王而不懼者是時通事副千戶鮑
崇德功踁與百戶李寧竟得陞一級世襲其九月老
營備守使孫錦行部黎兒窊逢賊略索中裝殺我墩
軍二人而去先是水泉備守使陳一言與刀兒計私
通縱賣馬尾以歡虜心虜亦月歛牛銀以安軍種巳

虜復盜黎兒墩邊。邊吏田世威溥責順義王。卽遣虜使。疏捕草灘。果得其姦藏。而渠率則先已逃匿矣。於是略其畜產。贖死者命。又之冬。至崇古使使者須大統曆。而衆乃復求贖市。以爲富者以馬易叚帛。貧者亦各以牛羊氈裘易布疋鍼線。不謂無利。顧一歲市數日。焉能遍及。崇古請比開元海西月市事。月令巡邊吏同欲市夷。各以牛羊皮張。具告參將。聽赴暗門外。軍民得以布貨變易。漢因稅其物以充撫賞。閒不過一二日而止。而必以參將臨之。然時吉能亦先請行延綏矣。其十二月。銀錠賓兎扣我張掖酒泉。索撫

市俺答傳言禁之甚力然其後家丁滿答漢沙紀打兒漢東貴時往來我三條濰寒雅口寧遠堡不乏矣其六年三月雲中遣指揮使偕商往臨淸張家灣河西務易納布水獺皮羊皮金諸貨而扯力銀台吉九合擺腰兀愼與其父黃台吉爭部落請異市守口堡是時吉能及昆都力哈羅霜露病甚吉能迺送奉貢馬十五騎詣俺答所昆都力哈亦欲俟病愈然後入皆請寬假期會於是俺答使娃娃賸物來聞崇古亟使使者存問兩人則以初三日溘然逝矣久之崇古遣使祭弔而會昆都力哈老婦素狡悍或往來者言

中國魘鎮其夫死怏怏甚而又天雷擊死夷馬益大懼方圖擇日祭天不受漢祭而其子青把都女太松阿不害恐漢使怒屬使者爲告太師必如漢約不鉄貢而俺答亦念其弟若侄甚建齋誦佛經陰爲度兩人地已請兩人嗣及卹典其四月不答失禮進貢馬一匹鞍轡一副大成那吉馬二匹鞍轡二副恰台吉打兒漢首領威靜宰生馬十匹襖兒都司先進馬十匹上谷氣台實計龍昆都力哈大成二百五十匹俺答亦如之遲使夷使十人并台能使四人昆都力哈襖兒都司使二十人請入京所上表出大都榜實手

殊不識字亦遜漢式俺答乞加美言事奏。上有詔賜俺答大紅蟒白澤獅子紵絲衣各一襲綵段二十三表裏妻亦賜大紅五綵紵絲衣二套。綵段四表裏是時倖惠之翰治宴。夷使具言願得代價於是上卓三席不得代。而酋長代中席二兩散夷代下席。亦如之俺答既還益誦佛經專以殺生靈爲戒獨恨不達佛理迺請西番剌麻公木兒榜實公實榜實黃金把實恰打兒漢。上亦遣二剌麻皆訓以經義帥俺答歸善道。於是俺答請工師五采建寺大青山。及剌麻通事人金泰官而吉能子把都兒黃台吉方搶番忽

罽父訃還歸而能弟那木漢堦威靜恰求貢甚哀先是俺答請貢使入京及鐵鍋及印信及屬夷恩賞於是應箕以爲宜比哈密忠順王例予鍍金銀印一顆至貢使給諫梁問孟議以爲便陸樹德以爲五不可。應箕稱引弘治初北虜小王子歲遣千五百人居雲中邸而以四百三十五人入京次年增至二千二百矣三衛歲貢馬三百匹海西建州千五百匹使皆與馬稱且俺答所請入京使僅十五人許之便諸使聽制置使具名遊部本鎮得宴勞如禮巳儀部請光祿丞一人賚金幣詣邊治儲待總帥祭酒丞亦與焉鐵

鍋始議如薊遼例欲以廣鍋說者又以價貴販少而遼左亦撫賞時乃議以砂鍋且虜以鐵柱石塊爲竈鐵鈫木杓爲器難禁撞敗楊博議銅鍋以鎮甘肅時所獲夷器多銅故也莫若以潞鍋每生鐵十斤炒煉可三斤又賤而況胡中鍋漏則補塞乞煑破裂即隨地廢棄不知炒煉乃令以破毀易新者便是年虜或貸傍近帳鍋或以馬易鍋不得輙抱憤欲叛者十人而五以故俺答索鍋甚急撫賞應稱其議虜中以粟帛爲衣食故捐生搶掠而無忌虜俗視子女爲一體故衣食必共而不齊俺答黃台吉書稱各有丈人女婿

姊妹外甥及部曲大者一二千小者數百人今其宗枝皆有爵賞矣而獨親屬不得大為羞怨於是應賓諭順義王令板升種田千頃歲差足自給老永二枝去邊遠獨黃台吉宰騎悍亡賴冬旁近塞行獵春至往往索我巡徼使市畜產牛米豆石餘羊襍糧數斗無畜開以柴鹽數斗易米豆可一二斗柴一担易米可二三升而其甚者或解皮衣或執皮張馬尾惟冀免一日之饑問其故曩時資鈔略以為生今既不敢犯邊惟有坐以待死宜予之賞便且每酋不至一二十人各量予紬段二疋布十疋米石餘鐵線茶菓諸

種悉如酋婦例及互市時亦各予布數百疋米豆一二百石邊外復開小市聽虜以牛羊皮張馬尾易我粿糧布帛關吏得稅其物以充撫賞不足則以減哨及賞功入官及各塞節餘客餉金大抵虜寇則利歸於部曲虜款則利歸於酋長不得不曲為諸窮夷地耳而獨給諫梁問孟以為米豆非塞上所易足之物後恐難繼且如三衛撫賞不足則削月糧月糧不足則令軍士買柴以充賞而況俺答黃台吉昆都力哈老把都強悍非三衛比有如歲以為例則釀塞上患深矣其二十九日俺答多羅土蠻委兀慎等先赴水

泉市至五月初九日畢官易馬二千三百七十八匹而以上馬七百匹發太僕以一千六百七十二匹發諸營費凡一萬八千六百一十七兩有奇商人易馬驢騾牛羊二千二百有九頭皮襖凡一百一十四馬尾凡一千四百九十斤我撫賞及撫賞費凡一千七百有五兩會　莊皇帝宮車宴駕崇古爲位率貢使哭臨成服是時青把都太松阿不害儼然有父之喪而逃北黑夷乃窺隙奪其穹廬殺八人而去以故貢市最後然自去歲至今數萬騎炫黄於加峪關及西海者皆俺答部夷意欲胡爲乎其五月崇古請轉遷

切盡黃台吉威正恰把不能官爲指揮同知大都榜實及諸生計龍及軍餘小土谷氣台實有書爲功夷使安克黃台吉啞都赤被虜總旗王繼祿有傳報功廼比恰台吉打兒漢例授百戶　詔從之其六月

上新即位黃台吉亦赴新平市廷臣請大赦　高皇帝於忠順王　文皇帝於和寧王事皆予印於是賜俺答印一顆印池一面鍍金惟入貢表文始得用俺答廼率黃台吉赴宴所稽顙樹頷扶服戢伏悉巳恭領隨佩金印紫綬踰快因齎夷使入貢把實馬七匹奉表稱謝用黃紙油印字畫又粗拙俺答亦自稱不

曉文藝乞太師再加美言崇古即使諱者崇文光諱明代爲改正而俺答所怏怏於中國者第以部曲四十萬乂不得鍋爲請先是俺答請金番經數部及剌麻番僧一人事隸祠祭司於是咨僧錄得金字經三部行順天府復造及埜字經大率十部遣其剌麻僧星吉藏卜堅參札巴及其徒領占班麻星吉堅剉往以堅參札巴曾使西番衆通經故也崇古幸俺答晚喜佛意欲番僧闡揚慈教啓發善心乃取撫賞金造禪衣褊衫市稅金治米麵茶果菜蔬及紅黃紙劄貢器具而以漢僧八人陳列法器令番僧至虜中誦經

於是通事人金奉册胡旗其兄至虜營二酋出迎歲

十王神像及心經華嚴金剛觀音等諸經以爲此梵
王初傳妙音與傍門邪法不同佛家爲傍門者七十
有二而傳法降魔皆非正法因陳說淸淨貞空明心
見性令戒殺去暴全天地好生之德免十閆羅地獄
之苦崇古又恐番僧多習咒法有如二僧不知徒爲
虜王所媟易廼令傳告虜王漢法禁習傍門徒知奉
西方大乘敎法已廼擇日治道場謝三寶圓滿功德
如令俺答既聞僧至即引衆出迎四十餘里膜拜迎
入穹廬與胡中斋僧哈望噴兒剌麻僧公木兒把實

大都把實黃台、把實恰打兒宰桑伍無與俺答即率其子若孫及部衆萬餘日夕叉手而禮佛崇古復給綢布四十餘疋米麵四十餘石以爲建醮費其七月俺答如胡僧俗授二剌麻大國師秩是日遣夷使公實把實安克等二十餘人送聖彔札巴等四人還塞與之馬七十餘匹橐駝牛羊百頭褂衣各一套綢布數十疋俺答故不識番經及漢經復請韃靼經而漢亦張鼓樂導迎夷使陽和邸賞銀牌綢布如禮頃之黃台吉亦請僧建齋而虜衆亦以佛爲宗以僧爲師矣於是相率念佛傳呪同戒殺生化兇殘與慈悲之

念易對狠受獅象之馴崇古復稱引　祖宗朝　勅
建弘化闡教諸寺於洮河諸處寫給金字藏經封以
法王佛子令其分制西域因俗立教請下　明詔
詔儀部咨內外經廠給韃靼經因賜堅參札巴等僧
官官于禪衣坐具僧冠而會經廠又焚禮尚書議以
爲番僧止習本教不達虜字仍與番經便至番僧堅
參札巴星吉藏卜哈望嘖望刺授覺義其徒領占班
麻星吉堅剉公木兒把實公實把實大都把實黃金
把實恰打兒漢授都綱皆西番秩故事覺義儀部咨
吏尚書請勅都綱太史撰文皆令居虜中以化導諸

夷於是奉許諾廼遣使者賫　敕書五道　勅命勅匣包勅袱匣外紅綿布包袱各一　紅綿三兩授僧冠坐具禪衣六襲虜酋雖習番經字不識文藝每與督臣書札皆出漢人手多爲群姦所波蕩往往書辭以口傳指馳以故不足憑是時順義王甚加被恵澤蒙休德願格心易行歲奉表稱臣顧不識漢字　詔書屢下始類亡知者廼請譯者與習胡字者參伍得傳習書焉以便爲表於是戎部咨四夷邸選擬譯者叢文光詣制置使所譯畢即傳次還京着爲令每貢期迫歲遣譯着往會文光所攜夷字譜忠孝經皆番字

崇古以爲　朝廷幸遣官生以訓虜衆。恢弘文教。甚大惠也。廼諭虜王敬文光至備國使副帥麻錦。治米麪蔬菜。使通事人楊亮金。奉送文光。與具。既至虜王大喻快。如獲百朋。而文光廼日與諸虜傳受番文。較對字意。講忠孝大義。令那吉擺腰習字。居月餘。虜王報以上馬。遣歸適東西虜。公實大都等。聞風慕義。尊文光以師禮。邀拜因賞番文以求印正。文光皆爲譯辨。人人各自爲親已。低佪者八月。得還。始封貢時。遣譯者馬繼志往。後授序班鴻臚寺。崇古請官。文光亦如之。自是之後。文光繼志。間遣一人往驗番文。故甚

寧口例也其七月扯力艮台吉擺腰台吉兀慎台吉赴守口市語在扯力艮傳是時俺答以暑急歿久避青山作佛事其八月始赴得勝市自二十九日至九月初九日市畢官市馬三千五百六十二匹賞凡二萬六千八百二十一兩有奇商民易馬牛驢羊一千一百九十七頭馬尾五百九十一斤我燕賞費一千三百七十三兩有奇其九月指揮同知永邵卜大成台吉揷漢敖不艮等入貢語在永邵卜傳崇古於是約馬賈山西匹七兩八錢大同西市匹七兩五錢東市匹七兩三錢宣府匹八兩二錢較始議上馬十

二兩可省四兩中馬十兩可省二兩下馬八兩可省數錢是時所獲馬倍直至十五六兩少者或十二三兩仰以馬價及椿朋齎買紬叚梭布水獺皮以為異時市馬費其元年夏俺答入貢復欲避暑竢秋至互市是時黃台吉欲西略番乃以貢馬數匹付俺答而遣其妾若子入市先是老酋婦疑老把都以酖死而令永邵卜夷人又死於市益心疑之以故青把都永邵卜貢市皆不至俺答機械變詐飾身赴市場凛凛約束隂令其子黃台吉往青把都躑躅邀索因而詗停示德黃酋市每後期部下卒時略我民人又刼使

車東夷東往諸帥請兵之祟古曰懼之而已無遼狄釁以旨諭虜王每口置酋長二人分地千掫疏捕謂之守口夷而御史孫琮亦以爲貢市初以夏末夏初爲期今過期久不至或有變盟之意廼上八事請嚴爲邊備書多不載是年俺答率都督同知黃台吉指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賓兎台吉等九人指揮僉事擺腰兒台吉等十九人正千戶兀愼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副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百戶恰台吉等八人大率遣使七十人小酋二十六人入貢然馬直匹增五兩酉邊馬增十兩矣是時我漢人王道科

及趙景庫討龍小土谷王繼福。辛惟貴。哈胡兒叉往
陰爲我漢人耳目。積功勞。崇古微使通事官。楊亮胡
天福。珊瑚金來往諭之。令以漢亡命。及虜情來告。其
二年三月。俺答獻胃鶴等四人。把漢那吉。獻李四。劉
洪四。宗璉恰台吉。把兒漢竹愛巴達子五奴骨都。獻
姚丙只此其人。皆日夜佐虜叛盟或群以歸降我而
實欲塞上有事。爲虜嚮地。胡天福等。亦逮叛李王天
福等二人。盜邊馬弓等五人。泄邊情者。田大紀。王結
等到寨。請論如法。　上從兵尚書議賜俺答紵絲衣
一襲。表裏六。之把漢那吉以下有差王道科等表裏

二之楊亮等秩一級其五月黃台吉堅請鐵鍋弗得請鐵釘虜使多舍民居僧寺往往略鐵鍪馬鐙民間或闌出鐵私易於是御史陳文遂陳八議至籌胡馬貢期尤備大略以為江南江北輸馬值二十四兩至部部以十二兩發邊邊以八兩可易馬一匹月給料一金於是議解寺寄養則不習水土難欲以代官兵奉餉則又變易難迺欲以兵二人領馬一匹即以折色餉抵直凡二季而又復其役半載便矣臣獨以為軍役歲不過修邊邊不可乏人而況三軍有如皆貧馬李不可易則胡以為資而兼之夷情漸狡常以驁

馬混售至直七金者又多所未有計莫若如雲中事勿扣餉毋已請增數人養一馬即扣折色餉毋出一月庶軍無賠馬之苦而月糧亦省矣貢市按初議議以二月終入貢五月初開市期而不至則絕之大都春初草芽未茂胡馬羸弱而我又赤地千里虜亡所鹵略至盛夏則胡人苦熱矣獨我塞上水流草青於此時得馬可資以為養誠便計也今貢期常至四月而市則益後竊跡新平市止六年以七月元年以八月張家口市六年以九月元年以十月而青把都以十月矣入虜既得延引至秋馬肥弓勁而我又禾黍滿

野虜得因以爲利。甚者賜以宅故請假期或至終歲。李膧指者十二三而虜獨耐風寒。揚揚請市意得甚。及馬入漢則以無青草倒死相望柰何常中虜計而不寤乎。當是時四月已盡貢馬猶不至。宜亟下令俺答督諸酋貢無出此月。至市兵亦欲以六月告畢。事下所部問狀於是戶尚書按文燧議。議宜大撫賞已歲各支積貯客餉二萬金矣不得復借。及減哨尖丁商稅稞公務夷稅等金歲終皆聽總覈於部使者。而以青冊移所部驗問。詔從之。其八月制置使方逢時議通市馬。大略以五年宣府凡一千九百九十

三匹。大同凡三千九十六匹。山西凡三千九百四十一匹。六年。宣府以老把都諸子不至。易永酋馬凡九百二匹。大同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匹。山西凡二千三百七十八匹。元年。宣府凡七千八百七十匹。大同凡七千五百五匹。山西凡三千九百八十八匹。今二年宣府至一萬四千五百有奇。大同至七千六百七十有奇。山西至五千有奇矣。先是科臣議。北直隸河南山東暫停歲俵馬。姑行折色。匹二十四兩。勤發三邊。收買胡馬。胡馬價不過十二兩。則一馬克二馬之用。且八兩又多貨物。則一馬之價更拓有三馬。馬崇古

議歲發三鎮各萬二千金同椿朋馬市馬千匹轉發
薊鎮或俵兌京營或給邊戶寄養兵尚書竟請于萬金
馬給邊後御史右丞楊綠又請以部價所市馬給三
關餘悉解太僕匹予貲本十二金少太僕卿屠義英
見爲胡馬來自塞外不宜水草未及半載多所倒死
請以予軍軍或如有餘一切屬縣官官賣不得議解
京發寄致滋耗損於是逢時議軍民或不及盡賣請
三邊各擇水草薦美之所建牧場一區及舊草場皆
清覈令軍一人牧馬三匹每十軍爲一群十群爲一
校而以一把總領之千牧爲一場不足者無取盈焉

而以豢遊知牧事者領之時其水草班其毛齒稽其良否視其醫藥夏秋放青兼令軍餘采秋青草以備冬寒而山西則領於行太僕宣大則領於備兵使陽和則立一小場請比種馬例行賞至孳生馬駒聽軍民得以金請易 國家歲令直隸山東河南養大馬數萬匹轉太僕為軍國計耳顧民馬每匹費四十金而芻菽猶不與焉今請於市馬歲擇肥壯者宣府二千三百匹大同千五百匹山西并延百匹遞戎部轉移太僕得委官驗臨場大會行太僕及兵備使守巡使選擇之給京營祇徵直隸山東河南金錢以為市

本費二薊鎮歲發萬二千金上谷易馬凡千二百匹殊便今真大河保諸郡偏裨馬亡虜數千半仰給於太僕皆軍自行買不足則佐以槖中金宜比薊鎮例請增千匹每營歲有常官領軍自行易買真定赴水泉市保定赴德勝諸市價視馬上中下上馬十二金中十金下八金三上谷以一鎮而當永邵卜青把都諸夷以故市馬比二鎮獨多幾萬五千餘匹而我塞上來僅僅四千七百有奇猶三不當一乎今請樽舊給軍馬二千餘匹轉太僕發京營以抵真保春俵馬薊鎮則量增千匹而以新馬償原軍以後於牧場選

解。是月。俺答使大都三靜嬖害等。送剌麻番僧。堅參札巴。班丹聰明午徙屬領占班麻星吉。堅剉。及番指揮馬你卜剌還塞。皆酬以衣馬。奉表謝　恩。及書報制置使。甚恭。因請遷剌麻秩。謂春和時。歲遣僧設醮傳經。遵大漢持齋戒殺訓也。先是俺答。請鍍金佛像及金字番經。剌麻僧。以故馬你卜剌等。復奉金光明經往。於是制置使。議陞覺義。堅參札巴。都綱領占班麻等四人秩。賞馬你卜剌。以其人習各國語。及雒迎番經也。其九月。俺答赴寧遜河候市。而會察罕兒。約兵犯薊鎮。俺答不從。迺告通事人敖八當備邊。是時

青把都亦欲犯界嶺義院口察罕與青把都夙通婣又巢穴甚近亦有市心其十二月俺答以寧夏中衛市遠請徙蘭靖是時二子賓兎一居松山一居西海而家丁韓林大兒娃四孩兒剌海赤又在河西勃勃有西意矣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黃台吉妻五蘭比妓及其子松木兒台吉赴新平市二十九日兀慎擺腰赴守口市我兵備保平虜窯口然至次月初九日宰告成其七月初四日永邵卜大成台吉赴張家口市其八月十四青把都亦至至二十六宰告成其九月廿三日俺答自青山營偕多羅土蠻委兀兒慎

赴水泉市我兵備老營然至廿八日幸告成其十月初六俺答又赴得勝市我兵備弘賜堡其十一月俺答進表及貢馬則請鐵鍋農器甚堅先是三衛給鍋每入貢得在途貿鐵鍋制置使苏逢府知俺答春秋高厥兵廹比故事與之約約以鍋析馬直大者曰紬一疋中梭布四疋小梭布二疋於是水泉得勝市參受布用大率三百口因諸爲請鍋毋得過五百口禁其農器如初是時松山賓兎及其子阿赤兎引千餘騎略番聲欲入寨臺御史以檄諭俺答俺答即遣夷使馬伱三兒静附寨打失等六人往誡兎其三年四月使

通事人土忽智請　貢期塞吏譙讓忽智如初忽智曰太師言是賔兎以不得市於甘肅而去寧夏又道遠不得如諸部悉就理甚爲塞上所患苦今縱不開大市亦宜善爲撫賞撫賞惟均何患不受約束哉其六月黃台吉妻大成兀慎且沁比妓松木兒比妓及其子青把都扯力艮擺腰兀慎等市新平守口頃白洪大青把都幷乞邵卜大成及其子扈克等後先市張家口市其九月俺答市水泉其十月又市得勝是月俺答請城名　上以貢事積功勞會五年法當上賞於是　賜金幣名其城曰歸化其四年七月至八

月。新平守口。水泉得勝市如故。其九月。俺答遣夷使火力赤等。進馬九匹。及鍍銀鞍轡鍍金撒袋各二副。弓一。矢十五。嚮朴頭一。次子不他失禮馬三。孫把漢那吉馬三。姪擺腰把都兒馬一。鈒銀鞍轡二。黃台吉偕兀慎打兒漢多羅土蠻。委兀慎等貢馬凡二十有五十匹。西邊馬凡二百五十匹。上馬凡三十匹。是年選把漢恰台吉爲指揮僉事。進合羅氣陞將軍。馬五索。嗣父指揮同知。秩沙赤星選副千戶秩。皆覘事部夷撒袋榜實等。各選百戶秩。而已故哈剌慎著力兎把都兒台吉妻青哈屯。及擺腰毋。一克比妓兀慎毋比

慶比姣皆得比合羅氣妻一克比姣有上賞已給
勅凡七道一順義王及那吉一黃台吉及扯力克一
青把都一永邵卜大成一合羅氣一兀愼擺腰一套
虜把都兒黃台吉以酬主市之勞也其十月貢夷打
剌明安及錄定部夷旁膳房堡行獵會把總張維屏
等十餘人亦往邊外樵蘇見虜衆鳴砲迎戰戰不敵
遂略入營携往與和城頃之還我六人聲言漢無故
納我降人背初約不信實欲索我重賞也於是制置
使方逢時禁邊吏毋得以一布一肉往討第使通事
人楊亮避國勲歐陽清譙讓順義王與青把都急也

居月餘。俺答大會黃台吉及永邵卜。青把都。切盡黃台吉。皆為漢恩覆載。不可背。亟使夷使牙赤偕包素恰倘不浪。捨的庫按銀錠打剌明安罪。酋長人罰槖駝二頭。部夷馬二頭。大都如所往而止。先是漢與虜約。背盟者。罰羊一千。馬三百七匹。槖駝三頭。後竟如漢約也。俺答黃台吉。延請晋羊一千。槖駝一。它悉以送奉塞下。已銀錠打剌明安亦欵塞。請除罪。復市貢如初。如是　賜俺答金三十兩。紅蟒衣一襲。彩段六表裏。布二十疋。黃台吉金二十。紅獅子衣一襲。彩段二表裏。布十疋。邊吏復以所罰馬。予諸虜。俺答㞌

八十匹。槖駝凡三頭。黃台吉凡十五匹。青把都等凡
六十匹。永邵卜等凡四十匹。切盡黃台吉凡十二匹。
其十一月。俺答獻賊夷阿都赤臬鳳菴。其五年四月。
俺答及昭勇將軍。把漢那吉等。入貢如初。獨汐赤星
台吉新來。先是 上幸賜西海寺。名曰仰華寺。而俺
答丙兎。亦復得修城青山。以故俺答益求索亡厭。
請遷啞兒開大周思漢哈秩。及切盡黃台吉金印。其
五月。各市成。獨張家口。則滿五素。及其妻大松阿不
害等。亦初至。它一切如故。是月俺答復使大把巴石
虎兒害恰等。致書臺御史侯東萊。請五藏刺麻請令

縣道傳次拜。顏料蓋寺西海岸。已迺索金經鍍金佛。供奉西寧寺。數數然請出馬你卜剌議策矣。御史邢玠上書。恐松山加㗭諸酋。相煽而起。宜備水泉岔口。及永昌鎮番。其六月。俺答至得勝市。以避蚊虻。復還是時大將軍備弘賜堡。其八月。至水泉市。大將軍復備偏關。是後俺答請遷巴陵台吉七子官。大抵貢夷每一至。則請遷酋長秩視事。及視事。則復賞散夷。皆率以爲常。其閏八月。俺答使大首領何恰上書。言欲迎生佛。飲長生水。先是河套諸酋。㗭兎剌。殺其酋長數人。兵馬死折者已千數。已故諸酋皆懲愧。休舍加

峪關。欲報怨。邇約俺答。俺答以春秋七十。老耄。難于乘馬。第許許之。實不欲往也。巳邇迫切。盡黃台吉。請徵永邵卜襖兒都司哈剌慎。及宣大諸酋長。幷乞西寧開茶市。於是躬赴水泉市。市畢。始携數十萬衆。決策往矣。即遣恰台吉。孛牙赤。公實把實那吉等守市。因巡撫塞上。敢背約盜邊者。罰如剌明安例。制置使方逢時。及給諫裴應章。後先皆上書。大略以夷狄相攻。與中國無與。第嚴備邊以待之。其九月。御史李時成奏。俺答番進茶市。甚禁勿予便。是時給諫陳三謨。薦都御史石茂華鎮三邊。其十二月。番僧恰打兒漢。

至甘州。請謁俺答。俺答以多羅土蠻與北夷相仇殺。故趣西行。而又會部曲青山倘不浪曲兒克榜實皆後先物故。故胡中歸咎於俺答。不見番僧所使然。如出一口也者。頃之。俺答復引把漢那吉及擺腰扯力克赴西海仰華寺建醮。因遣夷使土骨赤索貢賞。及請通事人與俱西。行之日。惟恐塞吏之有疑心也。其六年正月。御史黃應坤請宣大通事官二人。先至甘肅以備虜。是後郭銘李福保至。請授甘州衛試百戶秩。其四月賓兔狹虜王略熟番甘藏諸族。大獲。自此番人苦虜。聽其詛約。與相盤牙。而延寧套虜亦務為利

而西甘肅多事矣俺答聽我降人議以大明律縄其下得中國錦綉奇巧每以驕土蠻土蠻亦索封貢於遼語在土蠻傳是月俺答從甘州外邊蘆溝套黒水亂骨堆至昌寧已從寧堡闊入邊至周家灣已從永昌城至橫梁山裏已從新城兒至石頭口已從西南大川至大河口已從九條嶺透洪水花寨曹古城至大馬營泉腦其五月至扁都口然虜王亦以法縄諸部夷令毋近城堡毋踐苗禾而漢亦給米麪酒肉茶果以中其驩是時蘭靖莊浪涼永鎮番西寧每二十里建塘馬三騎塘軍三人視虜緩急以告邊吏猶恐

貪洪水曹古城美水草益備虜制置使董世產亦移蘭州頃之俺答自甘州外邊使夷使兀監漢還豐州川治貢事先是答往西海迎佛而以貢故晉兀慎台吉恰台吉等經紀其事於是邊吏使使者諭黃台吉青把都永邵卜大成及河西卜失兎阿不害等遵約束入貢居亡何酋長恰台吉五路台吉阿拜台吉打兒漢倘不浪計龍土骨赤寺果送奉俺答馬九匹及弓矢至邊而黃台吉兀慎擺腰多羅土蠻禿兀慎及諸部以貢馬二百五十匹上馬二十匹留邊馬二百三十匹至是後哈剌慎青把都永邵卜大成打剌明

安。銀錠打兒。大台吉。市張家口。尤愼打兒漢台吉五路台吉。市守口。若黃台吉。并妻若子。松沐兒台吉。等。市新平俺答及恰台吉阿拜台吉。市得勝水泉皆如初。是於俺答。及其妻哈屯。妾三娘子。與把漢那吉。凡一百四十三人。兀愼與擺腰凡一十七人。黃台吉凡四十五人。青把都凡八十八人。永邵卜大成與合羅氣。凡四十三人。皆受上賞而去。頃之俺答請授且且台吉等十九人秩。爲副千戶。討討兒恰等四人爲百戶。賞俺答女中索阿不害。如大松是時指揮同知。把林台吉。又物故矣。請以子著力兔把獨兒台吉嗣。皆

給事勅書。視其枝以為率。其九月。遂奏請以虜王茶數百篦以供佛。其七年十一月。御史趙祥。奏俺答挾西海中盤牙建歲有四不便四可慮。語在郯狀。是月俺答。請以馬五百。至洮州易茶。拜從者糧布米藥。御史羅歷鶴上書大略言曩時丙兔索茶。猶賴虜王罰治以堅初約。今則身自蹈之矣。度虜請茶微意。不越二端。或者以番人攤命於茶。而需茶於番。以為我不竊操市權。則番來易於減怨也。非然則欲以國家靦茶為重務。法嚴。輒假此而撓之。以請塞而漢即我予。我復從洮州而西寧。已從西寧而河州。即不我予。亦

可坐索重賞。此其勢不宜許。請嚴爲禁使。須臺御史傳希摯奏。亦如之。其五月俺答自甘州外邊使使者還豐州。趨哈台吉打兒漢倘不浪扯布土骨赤貢馬如初。是時哈剌慎青把都台吉。及永邵卜大成台吉。打剌名安銀錠台吉。打兒大台吉等。後先赴張家口。得勝守口。新平水泉市。其七月。俺答返與。先是制置使吳兌。賚金幣。通事人金鳳。師國勳。偕夷使羊羔兒賜俺答趨東歸俺答大喜。迺以番書還報稱謝。而我所使通事人珊瑚戈陶。及王自保。李登雲。郝景奎趙國勳。黑倉。龔喜。土骨赤。嘗世美。啞獨賴監王西行。亦

爲王所孚信。弃皆斤斤奉約束唯謹。其八月。俺答發自石羊石虎川腦。至寺兒峽居四五日。復走木不藏休舍。而我塞上卒。則恐虜自甘州。迤南則入蘭靖。迤北則由松山入寧夏中衞。及赤木口。稍北。則由賀蘭山後入延綏。於是叅政使李汝。備安遠副觀察使張九一。備石夾行太僕馬圖。備石浪。備兵使石檟備岔口制置使郜光先亦移蘭州軍居中。而俺答弃弃從大同河寬溝兒入鎮羌境矣。巳從鎮羌東閣門出走。東北草地。所至幸嘶息。亡它擄。而御史趙楫。郜光先具以狀 聞。其十一月。俺答還至大板升。燕恰台吉

其十二月俺答益戴漢撫賞恩遣夷使海大首領扯兒克首領何恰撒袋榜實上表稱謝因貢白駞一頭黃駞二頭馬二騎甲一刀一氆氇二疋而番僧滿頓失禮虎箏力哈亦貢銅佛一尊刀一口氆氇二疋栽絨褥一條徒屬温布剌麻貢氆氇二疋刀一口襖兒答把剌麻補兒哈度剌麻閃定剌麻以另慶剌麻貢氆氇四疋表文甚恭於是制置使吳兊臺御史賈應元使叅將張元實代進因賞賜俺答及西行者北晋者大成台吉以下皆有差八年二月臺御史宋守約亦以套虜還巢聞其三月制置使鄭洛詐使使者趨

虜乞貢陰察虜情是後以不他失禮積功勞增秩爲
驃騎將軍而酋長常漢我不銀台吉等十九人亦授
銜銜視百戶諸酋班定兎阿不害等皆受上賞而去
其五月俺答黃台吉及套虜卜失兎阿不害等入貢
如初是月開市至十月抄告罷其十二月俺答請寺
名及遣番僧哈望喃兎剌秩爲大覺禪師於是禮尚
書會大司馬請於　上詔從之賜匾書及幣帛名其
寺曰弘慈寺其九年五月俺答以滿五大盜遼左邊
召至佛前誚讓之語在滿五大傳其六月丙兎忿以
索茶市未遂故略揚答二番族及漢人在田間者於

是俺答及都督同知。上失兎。何不害。龍虎將軍。切盡
黃台吉使使者請責丙兎因罰馬如初約。執火力赤
等五人。并皆來獻。巳大司馬方逢時覆臺臣郜光先
李堯德奏。 上有詔。賜俺答以下金幣有差。第假火
力赤等死罪。屬俺答以夷法治之。因勞以贖罪馬牛
羊。其十二月。俺答請部曲。皆從套中往西走亡何答
權霸露竟不可禁。遂死。於是妻三娘子使使者高榜
實保素宰牙氣把思害首領。告計於塞上曰。答以是
月十九日卒。制置使鄭洛以狀聞。 上有詔。念俺答
款貢年久。恭順愈堅。特與 勅書一道。祭七壇。綵段

十二表裏布一百疋以示優恤是時胡忠疑邊吏乘虜擣巢掇潛移帳房一夜至十數起賴鄭洛曉譬廣寬無此意始得安堵其十一年三月洛大會臺御史貫應元遣遊擊沈棟齎 諭祭及降真香七炷往歸化城於是答妻三娘子及黃台吉扯力克諸夷望 闕叩頭謝恩然後行禮禮畢復叩謝如初其四月三娘子奉表文一通上馬九匹稱謝 上復賜三娘子及黃台吉不他失禮金幣有差答生九子長黃台吉次擺腰阿不害次鐵指把答吉次賓兎台吉次把林台吉次打郎台吉次不他失禮次沙赤星台吉次倚兒遜

台吉答死黃台吉嗣。已黃台吉死孫扯力克嗣。始答最屈彊。常以爲王之故欲令嵩巖俻兵使蔡可賢下拜。賢爲人有膽。厲氣以折之。竟不拜。是後答見吾塞吏輙和柔。非復昔日答也。

讃曰

善哉乎賈生所謂五表六餌也。今以治虜果有驗。而說者言一敗於弘治再敗於嘉靖是大不然。嘉靖中以仇鸞不法敗大事。此自敗非胡敗也。頃貢市成中國止費數十萬緡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且胡中衣食居室悉仰漢制。比天所以資漢制其死命。雖以

板升扒沙之盛。土蕃花剌之合。何益哉。

中三邊武功錄俺答下卷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八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黃台吉列傳

黃台吉。俺荅長子也。嘉靖中。索馬市雲中。雲中弗許。討窮無所獲。迺提精兵走薊遼。而獨石。古北。潮河之間。蕭然苦兵矣。又詳言我積怨於三衛。必欲報之。制置使何棟。知虜詐。弗可信。請備邊日益嚴。是時胡中名黃台吉爲辛愛。日引安灘把都兒克失炭等。略伯彥帖忽思。因以所略馬牛羊。閟匿深山中。先是亾命

陳打罕。與黄台吉合兵。略朵顔把卜亥馬牛羊得筭。迺復謀我薊門。假以取妻朵顔故。得久逐潮河水草。頃之。移壁長水海。白廟兒。有吞噬三衛之志。自是上谷以東漁陽以西。胡馬充塞道路矣。黄台吉益縱兵。鹵略朵顔都指揮哈哈赤。馬牛羊及車輛過半。意在脇三衛以自歸。然後連衛而圖我可知也。制置使使通市人焦萬福齎檄馳哈哈赤。示三衛毋得陰與虜合以中虜計。而哈哈赤先已殺黄達子三人。捕打賴一人。迺遣其子鐵廩以徒輿。膠致喜峰口。請獻見關吏。關吏驗問打賴。故酋長鐵卜囊部夷也。鐵卜囊方

大會把都兒辛愛及輕生台吉小失台吉薛蘭努都台吉阿素台吉阿都罕台吉莽古台吉等二萬人並休舍討來灣幹兒期走塞上計欲鹵略我縉布我塞上烽火連月不息賴哈哈赤力得解免　上從兵尚書議賜哈哈赤金頂大帽大紅膝襴獅子紵絲衣一襲表裏四之鐵庫衣幣皆有差把卜亥亦給段絹布帛及米鹽牛犋輜重令復業是後趙小厮新從胡中來言把都兒在商都趨窮廬各殺羊五頭爲脯欲略黄台吉因走京東當是時安灘亦欲走大西邊阿牙台吉則又欲從古北口走　京師大橋皆有萌芽爲

伯思哈兒覺兒具以其狀來告居有頃黃台吉把都兒又徵套虜往河東與大酋俺答虎喇哈喇把兎會兵謀欲分道而馳並危我京東以京東美水草故也已復自恃合小王子打來孫之盛又欲略京南獨畏漢兵強恐其鋒難當乃詳言欲走遼陽彼得從古北口起出我師所不意而哈哈赤顏忠漢以為其計果行則京以東京以南寧得晏然已乎亟使使者微告漢得叅自圖之已引衆三萬人逐水草至青山欲南馳直趨渡口我伏兵四面起黃台吉遁走休介大青山挿漢腦兒會伯顏打來避辛愛亦潛移薊鎮石塘

鎮。制置使劉壽。恐辛愛且至薊門。徵兵以待之。已廼檄告三衞。有能捕斬俺答黃台吉者。不惜萬金賞。是年。黃台吉女額卜寨。額卜指。與黃勇通。勇本漢人。亡抵虜營。易其名曰失兒克。事覺。復亡歸漢。居亡何。莊皇帝即位矣。是年正月。黃台吉起自插漢腦兒。把都兒起自火郎不喇酥。並治兵黑漢腦兒。圖我薊門迤西。適安灘病。弗可行。獨把都兒往影克營。祭旂纛。因徵安灘吉囊兵。欲寇鈔我水冲。而黃台吉。則引擺腰兀愼打兒從他不囊馳龍門。金家庄。及鎮寧外邊。大同灰河。殷殷勿乏絕。給事歐陽一敬。廼上書。大都

慮東虜與北虜合急在山西寧鴈其九月兵尚書郭
乾。著爲令。令有能捕斬辛愛把都兒者。予五百金遷
其秩三級。是時俺答寇山西。土蠻寇永平。獨黄台吉
遷上谷外邊。按兵不動。以致我師。有顧此失彼之虞。
於是南山黄花古北告儆矣。其十月。黄台吉引千餘
騎。索伯顏打來。伯顏打來實與黄台吉講好者。特託
言爲讐故。以示塞上。或無疑。其二年四月。辛愛借把
都兒指伯彥奴兒修城。其後一年。爲庚午正月。俺答
貪左衛美水草。欲因漢人耕種。迺走板升城。號召把
都兒永邵卜。及嵩奴塽落土蠻。阿兒都司。擺腰兀愼。

惀台吉攻雲中。黃台吉攻上谷。洗馬林。巳徵坤的里罕。坤的里罕以馬瘦止。欲攻獨石永寧。是時俺答。令諸虜人治羊一頭。馬二騎。下貧者。人治馬三騎。並詣雲中上谷。於是上谷臺御史王遴。雲中臺御史方逢時。各以狀聞。其三月。辛愛把都兒只昂。復馳挿漢腦兒。廼欲自上谷雲中。至老營堡。行鈔略。給諫溫純。以爲挿漢腦兒在白灘三間。從此窺上谷。則永寧。四海治爲急。窺薊門。則黃花鎭。石塘嶺。古北口。墻于嶺爲急。且土蠻方倔強。有如一日。從太平以東。窺左足而應虜。爲之奈何。其八月。諸虜各聚兵。黃台吉則腰帶

山。把都兒則挿漢腦兒，土蠻則捨剌毋林。益來嘗須
史忘古北，淇蔚。冷口間也。居頃之。辛愛把都兒安灘，
東走土蠻，期九月。寇鈔我獨石，黃花鎮，因壁商都大
古城。於是虜酋傳箭來告。而御史傅孟春。請於 上，
事下戎部，亾何俺答。果引其衆東行，道逢黃台吉，言
欲先蹂踐我近邊田禾。黃台吉恐兵力不足，言不可。
於是俺答怒，東走大白海子。而黃台吉亦北走，各別
去，其十月，黃台吉兀慎擺腰乘俺答西行，索降人擺
衆馳弘賜堡，掘墻而入，直薄鎮城。旦日。零虜並走東
塘坡古城，砲鳴震天，是夜王許家庄，漏盡鷄鳴矣，環

鎮城而居者倉卒不自意虜至多被殺略於是臺御史方逢時遲日出登東城樓望見虜益逼城下計畫無所復之亟遣通事人龔喜土忽智曉譬黃台吉趣歸降黃台吉始信之俄而復疑延質喜遣腦木兒偕土忽智謁逢時所說甚秘弗得聞已犒腦木兒牛酒及紅段機一純遣歸黃台吉志在洪州弗聽竟走高山站副總戎麻錦欲援之逢時止弗往賴雲中副總戎劉國鏖戰許家庄多所斬獲我軍大率減五人時制置使王崇古遣總戎趙岢馳燕山頭擊破之斬首五級虜騎盡東南馳而偏將軍胡鎮馬孔英復追亾

斬首九級。會總戎馬芳。亦自井坪來。邀戰。虜見我師勇氣益熾。逗遛不欲前。先是黃台吉所歷馬鋪牛家堡。七十餘所。殺略男婦凡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凡二千餘頭糗糧凡一萬二千餘石。焚室廬凡五百餘所且以　代府墳墓所處。亦焚其殿一座。何皇它問乎。於是御史姚繼可。劾奏諸備守者罪。有差。其十一月。俺答偕黃台吉。執趙全等塞上。請歸把漢那吉。語在俺答傳。其五年。正月。漢使李寧過黃台吉。聞窮廬哭泣聲不絕。以雲中所殺虜多故也。其三月。俺答益感得孫之惠。強黃台吉把都兒。委質而臣事漢。御史劉

良弼上書。言黃把二酋。祗為父兄所强。終非本意。而況往來者。惟侯天祿及二三中國亾命之徒。兩相傳說。皆一切欺謾語。弗可信。是月黃台吉諸酋婦索邊賞亾厭。制置使王從古。讓書再發。率黃酋如漢約。不然者。漢第以一偏將軍。收其部曲。殺其妻孥。而黃酋自此悔禍。其五月。漢授黃台吉都督同知。歲以二月入　貢。先是二月。將盡聽。四月得復舉。是月黃台吉遡從俺答並入　貢。如漢使鄒浙王勲齎　勅書。及𤢪龍獅子衣表裏至得勝堡。會黃台吉惑於熟夷五來言。言制置使王崇古計欲誘而執之。猶豫不迎

詔。俺遣其二子至。於是從古致書責俺答。俺答詰問益急。其七月。黃台吉貪漢市物。廼自大東三衛克臭夷婦帳西來。帥其妻若子。并指揮使擺腰。正千戶兀慎赴新平市。漢亦賞賚如它市。黃酋廼叩頭者四。稱謝不容口。巳廼求續市市馬。凡四百疋。是時黃台吉獨後至市。市閉焉。以故未盡售。然亦偶寬假之耳。後它酋不得請以為比。黃台吉為人凶悍驁。變詐亡常。常以極酒發狂。積過失。雖俺答及昆都力哈。為父若叔。猶率意而行。必不能遵約束。獨控弦萬餘。輒多恣肆。黃台吉反至。不能制其死命也。今關市下索脩貢爵

賞及欲徙熟夷至再三四殊不類阿父得勝市清晏要皆諸部夷過也其八月史大史二諸部夷盜黃台吉馬牛羊黃台吉遣夷使亞都善同打兒漢請于崇古大畧自言褱過聽日者言畏是歲屬兎殊不利於南廼以亥阻父叔父叔不入薊秋毫皆我力也今加以那吉來降自以爲旦莫可幸無它虞何至今史夷盜我馬牛羊乎願太師爲我畫便計有如不還我我請以兵問諸塞上太師其勿督過之崇古惡黃台吉詞傲至不恭且故以此恐懼我以爲我遂賞熟夷罪我竟弗與於是議召其父若叔語之故然後張吾三

軍往正之。黃台吉聞羞負[illegible]　懼天誅。亟退舍遠邊。崇

古廼遣通事人金奉告俺答。答獨行出帳外。微語奉。

謂奉黃台吉數背約。勢且再入。入。予太師幸為我計

殺之。我自無怨悔。頃黃台吉亦使使者請其世叔。昆

都力哈願與父同力索款。夷父若叔皆不答黃台吉。

於是度勢孤。乃佯為行獵。獵旁近塞以詗我竟何如

狀。崇古既聞黃台吉悔禍。且近塞。乃微告總戎趙岢。

亦佯示不知故狀。擊牛酒飲黃台吉。黃台吉中酒。果

大喜。以為久負　中國恩。罪當死。顧非我一人所私

行。實以父命故。屢入塞。然亦未敢深入。屢入屢被折

此太師所深知自今永爲藩臣世世保漢塞有如吾言弗可信請以天日臨之崇古幸許諾是後益忤其父父居恒偏愛後妻及那吉絕與黃台吉不相能自那吉還黃台吉心愈疑疑父與叔并皆圖危已也頃之與小酋擺腰有一日之怨輒棄妻子走市門曰與其居胡中爲此屬所魚肉孰若借居漢塞上沾　聖化哉中國副使申佐相鄉闕下曉譬者竟日而其妻若子則又皆環泣扶掖始解免歸其十一月黃台吉齎眞夷影克及昆筆寫氣景四等八人書二紙至新平堡謁崇古屬使者先覰以一　書書覽而太師不色怒

然後次第出出則一以請謝前過二以請　勅及市馬牛羊及索米鹽蓋爲歲事所迫也崇古得書果大怒以爲此筆寫氣本我漢人名王繼祿裏黃台吉所致辱侮侮皆出此曹乎今一切謝絕毋令復入塞諸夷皆俯伏叩頭請乞極悲哀於是許給　勅賞時冬至會順義王與那吉亦使使者七人索水泉市市諸賊夷汗索番經崇古於是設　龍亭丹墀率使者從諸將吏後叩頭山呼萬歲行慶賀禮使觀漢官威儀類如此已頒明年大統曆俺答黃台吉各一冊黃封遣之去亾何制置使趙總戎趙苛召史大史二繼諸

部夷以竊馬說謊罪從漢使至塞上與黃台吉講和黃台吉故納史二女當勿相搆隙已許黃台吉赴新平與民市市牛羊以百數彼以羊一得我布可二疋牛一得我布貨可二金大都我所出布疋不過二錢而止而彼牛羊至漢淡因已倍屣之矣是月復立新平市以俺黃臨市往往憤沮大事故也其十二月黃台吉部夷四人至西界臺臺軍粲六馬文寶食以火酒麵餅粱醉飽睡遂以已布襖易其皮襖四夷幸從醉中覺起舞殺傷兩人而去頃之黃台吉使小酋長猛㙮綽賴走洗馬林邊索降人備守李三極弗與因

犒以牛酒。酒酣、大醉、以為此特故為無降者。以欺我。我不聽我惟執董威所牧馬六匹。欲以為質。是時夷人昔只貴行獵洗馬林、鹵我馬二匹。已又從鎮河臺入。鹵我馬六匹我亦執其夷酋。曹通事娃娃二人於是崇古遣通事人安天爵。簿責黃台吉。黃台吉亟遣他不害。還所鹵馬。而漢亦出曹通事娃娃屬黃台吉。當以夷法。自是之後。漢歲令俺答及昆都力哈黃台吉。每邊口。各立夷兵二十人。而以兩酋長掌之。給以信牌二面。皆稟食漢官。歲時巡徼邊口。有盜邊及無故走墩臺求索者。皆執以告虜王。虜王請論如法。其

六年二月黃台吉比妓誘東夷哈不當并困窮虜數十走密雲邊黃台吉東住酋婦凡四人其一為哈不當女一為克兔女一為朶顏阿大女一為史二女其四月各酋婦皆還龍門所請月賞許在史車傳是月黃台吉新與察罕兒構隙已又與多羅土蠻爭夷婦然以俺答迫竟入　貢是年賜黃台吉八表裹生絹二純紵絲衣一襲綵布八疋其八月黃台吉遣其酋長阿的庫恰王把總等赴新平市是時扯力兒及擺腰兀慎與黃台吉有深怨請以七月分市守口堡然復給　勅書以勵之者殷矣其九月黃台吉部夷巴

狠首領哥誤通事人士寬等五人爲西番襲殺之海
上賓兎使使者追問實以誤殺匹屯賜於是罰馬以
贖死者命是後黃台吉勢益窘困其馬牛羊及部落
多爲扯力良所殺略其冬日諸部曲猶恃行獵以爲
生恐春至益束手無策襲時黃台吉諸部獨單弱貧
甚上者牽牛羊走邊口牛一易我米豆石餘羊一易
我雜粮數斗下者則以柴鹽數斗不至米豆一二
斗柴石不至米一二升而已又下者則以皮張馬尾
甚至解所衣皮衣接食食亦不及夕安問朝乎皆相
怨嗟以爲居恒搶略頗有餘今以畜易食猶至禁

我我胡爲者於是崇古議賞及親屬而小市益得列矣居亾何往來者皆言黃台吉奔歸察罕兒崇古常私度黃台吉此不過以與時怨父若子姪故窮而來歸我我不內今始言奔東虜以要我我遂以檄諭順義王庶假我以解禍勢不久當且復合頃之黃台吉妻果使使者詣崇古所言黃台吉勢窮幾自盡請爲阿夫釋憾於其父崇古亦以書微告俺答當和合子侄毋相乖戾以永　貢市已傳諭黃台吉黃台吉卽詣俺答漸與俺答合卒如崇古所什其應變如神類如此其十月黃台吉遣夷使請僧欲傳經建齋是時

黃台吉春秋已逾五十豈悔心漸萌乎其明年則爲
上之元年矣其三月我通事人歐陽淸馳黃台吉所
黃台吉具爲淸言察罕兒花旦討欲寇遼東是時臺
御史張學顏則又言黃台吉與察罕兒聚兵於是制
置使劉應節御史陳文燧及給諫張書皆以爲此黃
台吉言不足憑大都恐陽爲傳報以要私好而陰實
有它腸耳其六月黃台吉以馬從俺荅入 貢已令
其妾及子赴新平市廼大言言吾自欲寇西番也是
後黃台吉求復市守口堡給諫蔡汝賢奏安攘大計
書多故弗載其十一月御史孫鍊上書陳入邊計以

為黃把之乍順乍逆皆俺答明委之以賈我厚利使我不得于彼而懷戒備則必厚施于此以為鐳鍾地耳其二年五月黃台吉妻五蘭比妓松木兒台吉赴新平市其九月黃台吉入　貢其三年五月黃台吉偕青把都聚兵獨石外邊語在青把都傳其六月黃台吉妻兀愼且沁比妓松木兒比妓及其子靑把都扯力艮及擺腰兀愼赴新平守口市其四年六月黃台吉同妻威兀愼赴新平市其九月黃台吉入　貢其十二月俺答大會黃台吉驗問打剌明安諸賊夷語在俺答傳其五年五月同妻威兀愼比妓及兀愼

擺腰赴新平守口市。其八月。黃台吉入　貢。其又八月。雲中告儆制置使方逢時。遣襲喜持箭。令解圍徙知黃台吉盛壯時。不意今已衰竭。且多病。幾至不可支矣。其六年五月。黃台吉入　貢。或稱都督同知。或稱龍虎將軍蒸無常云。其七月。黃台吉同妻松木兒比妓赴新平市。其七年八月。黃台吉入　貢。其九月青把都大會黃台吉。欲速衛三衛寇遼陽。其八年九年。黃台吉皆以五月貢市如故。是年。部夷長麻兒及不彥台吉蒸重賞以厭。其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其十年正月。黃台吉使使者速兒麻首領告訃于漢頃

之順義王妻三娘子遣土骨赤計議以王喪未發請寬假貢期是時制置使方逢時度黄台吉必請嗣於漢有如後我貢事則我得以阻彼封爵乃許之居亾何黄台吉遂以三月朔先入　貢前是諸貢虜皆以深秋然後次第至於是黄酋志在得封可知矣上幸有詔詔加黄台吉大紅白襗紵絲衣一襲其八月俺答葬其十月黄台吉遂與父妾三娘子婚其十二月襖兒都司吉能永邵卜大成哈剌愼昆都力哈叉言黄台吉等七十九人遣夷使宰牙氣等齎番文請以都龍鐵木兒黄台吉嗣頂之黄台吉亦遣南答素

等自言爲王嫡長子。當襲順義王。指揮同知男扯力克台吉。當襲龍虎將軍順義王大娘子。且當賞是役也。夷使後先至者。凡四百餘人。制置使鄭洛。撫賞悉如法。於是人人各極其欲而去。其十一年正月。臺御史賈應元以轉遷去。會胡來貢塡雲中。辛應乾塡晉。而來貢則新到官晉事。乃召按察使梅友松。叅政使鄧林喬。副觀察使劉恩中。總戎郭琥。副總戎麻貴。議應乾則召備兵使張惟誠。邢玠。總戎王國勳。副總戎陶世臣議。議皆如黃台吉請。初黃台吉貪鄙宜婬。常奪諸夷婦。二十餘口。後至以百數。久之。以不能養贍

故往往縱其走各邊需索衣食費以致外奔胡中曰語姝耤耤自俺答物故黃台吉始貪封爵益悔禍於是指天日戒酒而屏婢妾百餘人子姓且莫悲詞以求封豈不欲佩金印懸兩肘得恣無涯之欲而不知老期已至死亾亦及之矣其二月黃台吉大會西部襖兒都司東部哈喇慎等龍門口龍門口蓋兒毛河邊也於是三娘子治具而屬酋長擺言速户等三人祭酒乃徼靈於　皇天上帝令已聞淡太師議予黃台吉嗣王位既嗣之後凡一切貢市悉方先王父故事敢議約及不如約者請以天帝擊之是月襖

見都司復帥諸部遣夷使南木答剌首領等九十九人。番書再至。先是王俺答。而亦官及諸酋長光寵甚。黄台吉部夷於是請以爲比。并請答妻大娘子。欽賞與哈屯。哈屯。即三娘子也。是時黄台吉生母矮克哈屯與俺答頗失歡。以故未請賞。頃大娘子死。俺答亦死。洛以爲諸夷所請皆是。獨言諸部夷官不可。蓋答以始王不得不予。諸酋長以漠秋。令豈可相提而論乎。乃破羣議以請。事下禮尚書及兵尚書問狀。後上竟從其議。以黄台吉嬖順義王。賜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表裏八之。援扯力克龍虎將軍。時十六日

也其四月制置使洛齋將馬芮恩時師國勳傳諭黃台吉赴邊迎　詔其五月黃台吉師酋長南答素等三百餘人待命殺胡堡當是時黃台吉亦新更名爲乞慶哈矣先期偏將軍潞忠朱翰任秉公詣公館供張甚都進南答素等庭中演禮亘日大張旂鼓鼓聲震天應時等乃齋　詔書從兎毛河口出邊於是乞慶哈扯力克至楡樹灣酋長蘇木兒及儻不浪等五百餘人至黑河去巢近者百餘里遠者二百里郊迎旣望見　詔書輒俯伏叩頭者四前導至壇場演禮如初越三日晨起乞慶哈俯伏堦下叩頭漢使宣讀

詔書乞慶哈及諸酋俯伏叩頭巴袞首叉言恰扯布
及三娘子次第並進　恩是日乞慶哈擊牛酒犒漢
使遂與東西諸酋長切慶黃台吉等為長夜之歡雖
甚黃台吉自誓感漢恩重當舉酒拋天願永永為保
塞臣毋窮其六月黃台吉遣酋長宰牙氣等一百四
十八人送奉馬九匹及表文一通稱謝洛隨遣副總
戎潘忠代進幸賜黃台吉及哈屯金幣有差其七月
黃台吉入　貢然弗稱乞慶哈者遵　勅書所載耳
是年以冢難未平至十二月然後諸酋赴得勝水泉
市而黃酋之婦曰大成元慎且沁比妓亦與焉其十

二年正月。五蘭比妓部夷小色等。奪我通事人。劉天祿馬一匹。五蘭比妓故黃台吉妻也。後聞。乃罰小色馬二騎。牛十一頭。羊七頭。其十三年三月。威兀慎比妓部夷啞都赤等。盜葛峪堡邊。奪我軍盔甲。我軍追亡。得生口攙言。而大威兀慎。亦黃台吉妻也。迺罰牛十八頭以請除罪。其四月。哈不慎犯雲州。掠我市賞。我兵追逐。旋悔罪。還所鹵略。於是乞慶哈為謝罪。賜金幣以勞之。語在哈不慎傳。其七月。乞慶哈遣不他失禮入　貢。而番僧答賴及悶坐巴剌麻。三綵囊素剌麻。亦進馬。與銅佛舍利子。珊瑚海螺。氆氌犀牛角。白

黑犀牛尾白狐皮黑檀香漢藥各有數是月打賴台
吉部夷畢同盜右衛邊於是三娘子及打賴台吉罰
同馬三匹牛二頭驢一頭羊三頭其十一月五蘭比
妓部夷紅達漢盜我北界臺鐵砲一位行至鎮河臺
爲臺兵馬大山所逮膠致五蘭於是罰牛四頭羊六
頭其九月乞慶哈遣夷使請卜失兎馬賞語在卜失
兎傳是月夷酋小厮漢傷我邏事人姚廷奈等三人
於紅崖小厮漢故乞慶哈之壻卜吉素倘不浪部夷
也於是三娘子罰馬牛羊稱所略其十二月順義王
乞慶哈死於大成娘子所其十四年三月龍虎將軍

扯力克及弟五路台吉遣酋長阿剌兀等二十九人
比俺答事請賜祭　詔從之五月臺御史胡來貢遣
遊擊將軍馬應鳴通事官龔喜齋　勅書祭文及綵
段布降真香悉如俺答禮於是三娘子扯力克遣酋
長扯布台實等二百餘人郊迎漢使者宣　詔于乞
慶哈之靈諸夷皆望　闕叩頭謝恩其六月三娘子
及其子扯力克姪五路台吉等遣酋長安太耳六常
戶首什等八十四人恭進　表文一通白馬九匹稱
謝是年貢市皆三娘子及扯力克主之其十五年五
月遂以扯力克嗣而三娘子　封為忠順夫人先是

乞慶哈沉湎酒色。旦莫呻吟於床蓐之間。蕩甚。以故三娘子擁精兵。而索居西哨。扯力克統部曲。而僻居東門。咸令甚不行也。頃三娘子。益欲私其子愍印。而扯力克又睥睨其中。頗鞅鞅不相能。諸部曲。及板升多有欲窺隙而起者。殆非俺答汤時之景也。乞慶哈妻五妾一子十七女四。又名孔昆的祿兒孛愛黃台吉

讚曰

語曰。姁婣生患。信哉。乞慶哈始爲將軍。已慓悍雄諸部。又蕩佚。皆莫敢誰何。已得嗣王封。遂蒸父妾。婬益

甚。然不兩載而哈旋物故。豈非好色必亾者乎。又聞三娘子與乞慶哈。年相若。甚妬。始爲答妾時。亦奪矮克哈屯之驢矮克卒鞅鞅而死。迺不得授我漢封哉夫矮克哈屯。故乞慶哈母也。何迺忘母大怨甚至散其諸婦而又寵之。宜其遂死。而不克王位也。

不他失禮沙赤星列傳

不他失禮俺答第七子也始我指揮僉事秋隆慶末貢馬及鞍轡　上幸賜幣帛如禮答以三娘子所生故益寵愛之令復進鍍銀鞍轡　賜彩幣二表裡居二三年轉而爲指揮同知　上巳即位四年矣歲入貢時或鈌鞍轡弗如故其後庚辰秋臺御史高文薦以不他失禮貢事積功勞比把漢那吉事加將軍名號以旌之是年拜驃騎將軍久之俺答物故所遺山西大同諸市口屬不他失禮沙赤星倚兒將遜而板升諸部屬大成比妓以故三娘子爭欲得大成比妓

以爲不他失禮地。竟弗可得。語在三娘子。及扯力克傳。居亡何。黃台吉又死。而王篆及兵符。皆匿三娘子所。先是不他失禮與扯力克爭婚。不相能。日鞅鞅睥睨於其間。而會三娘子聚鹿。扯力克爲王得稍解。然後三娘子。請加不他失禮勳階。以慰藉其意。是時驃騎將軍。政掌西部兵。大自威武也。 上幸賜不他失禮爲龍虎將軍。於是與扯力克長子。晁兔台吉官並旣相雄長矣。時丁亥三月也。其後庚寅。從扯力克大寇我河西。給諫徐桓張應登。計欲立不他失禮而大封諸部。則扯力克聞而大懼。可知矣。後相率從川底東還

議遂寢。其明年。扯酋窩史車。得復市。而不他失禮。亦轉遷爲都督僉事矣。曩者旣不得如三娘子意。人感之。彼迺執櫜鞬以從也

沙赤星。俺答台吉第九子也。而與不他失禮。及倚兒將遷。皆三娘子出以故俺答心絕愛之。丙子秋。制置使方逢時。請遷副千戶。是後黃台吉爲王。而阿兒巴爲指揮同知矣。三娘子不勝愛少子意。日夜思欲爲沙赤星地。丁從乎。而會癸未貢事旣畢。法當賜諸酋爵一級。於是黃台吉。請比不他失禮。願爲沙赤星增將軍階。而制置使鄭洛。如其請以聞。遷沙赤星爲指

揮僉事。而賜之以階曰明威將軍。久之扯力克嗣王。而與三娘子上書。請爲三子增武弁爵。而制置使鄭洛。以爲沙赤星倘兒將遜。皆庶支。弗可許。而况倘兒將遜。久受我百戶秩乎。迺獨進不他失禮爲龍虎將軍。要之兄弟三人。皆忠實亡他腸。亦賢矣哉。洮河之役。脅執無反覆心。卒之趣虜王東歸。走川底者。迺龍虎將軍。走毛卜剌者。迺明威將軍也。

讚曰

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豔斷焉。三娘子既已用貴顯。而惓惓尤爲諸子計。倘亦有市心

乎。觀兩將軍事。嘉其忠實。不然西行之日。夫豈不知我易王之說也。至不他失禮。與晃兕並譏。則三娘子志念又深遠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顧扯酋毋蹈覆轍。戒之哉。戒之哉。

扯力克列傳

扯力克黄台吉長子也。始辛未。我稍稱同知秩、與其父市新平堡。明年。遂與撦腰兀慎起。爭奪父部落。父以故深怒之。於是扯力克憚甚。適吉關吏頗畀市守口堡。御史孫鋐上書大略以爲扯力克縱不能從父。獨不當從大父市得勝堡乎。然竟與撦腰兀慎得守口市矣。克爲人强而習於計。懾服群夷。控弦之士動以萬數。大父嘗心竊異之。是時識者已知異日結連東西虜。大爲邊患者。必此酋矣。居亡何。　上新即位。諸貢夷斤斤奉約束惟謹。自是之後。扯力克比赴守

口市。亡他膓。丁丑冬。俺答西行。扯力克及把漢那吉。擺腰與俱。後壬午冬。俺答死。黃台吉嗣。扯力克亦授龍虎將軍。初黃台吉請封時。說者謂與扯力克不和。且那吉爭講板升。勢必內生變。弗可許。制置使鄭洛以書言。頃者黃台吉爲扯力克請將軍。而扯力克。又爲黃台吉請王。所爲父子不和。此皆往來者妄言。不足聽。竟予封。時癸未二月也。語在黃台吉傳。其明年三月。扯力克部夷兎失戶。盜我兎窯口邊。罰牛羊如法。其五月。與三娘子爭大成比妓。大成。即把漢那吉也。先是板升之衆。及俺答所遺諸蒼頭。盡屬大成。大

成兵馬雄諸部亡何不幸蚤物故三娘子遂欲收其妻以妻少子不他失禮果爾則我可因而得諸部落而我益强盛矣而主俺答事者酋恰台吉頗不利於三娘子弗欲與廼日夜相仇殺語在三娘子傳會扯力克亦欲室之聞三娘子方使使者持羊酒禮往大成娘子所即陰與恰台吉謀謀以爲巳地也於是不他失禮引扯布等四百餘人往大板升迤南恰台吉引衆馳後山休舍黃鵝兒我卜是日扯力克亦微走後山而爲酋長海大所窺具以告三娘子三娘子始知爲扯力克謀也益治兵是時恰台吉計欲捕不他

失禮覺趨走三娘子營三娘子旦日即趨後山道俺答墳墓而以騎兵過山步卒悉止壁板升也三娘子既至則扯力克已於是月十一日四更時與大成比妓合矣三娘子忿甚益欲相攻殺弗休也其明年冬黃台吉物故　上幸賜祭葬視俺答而三娘子及扯力克叩謝如禮語在黃台吉傳是時三娘子匿王篆及兵符欲以私其所愛子而扯力克從中睥睨益歎鞅與三娘子不相能其明年十月扯力克始入三娘子帳中掛弓矢合婚於是殺胡堡備守沈陳以其狀來聞其十月東虜麥力哥把兔以撫市不遂出鈔我

河西制置使郜光先條對欲華西行諸虜市賞因繩
扯力克以法必流虜移帳東歸然後予王封鄭洛議
以為太羊善測人意我使者往娘子與扯酋必奉行
毋異言則是我示酋以肯綮而令之重輕損制馭之
威增驕酋之價非計也莫若俟諸酋聚嗣王之時面
與諸酋約約使使者宣諭便其明年二月光先果遣
王志寶以檄諭三娘子及扯力克大略稱引俺答迎
佛時諸酋皆奉約束毋擾邊今多羅土蠻之屬以仇
死剌為名遠流甘肅託言假道遂至公行鹵略要挾
開市若不及今徵還則大漢必不與市而封爵亦且

沮壞後雖悔之將安及乎於是三娘子扯力克亦報
以書其略曰吾家自兵兎台吉及扡抽台吉克臭台
吉多羅土蠻威靜阿拜台吉招力兎台吉把兒誤台
吉故住牧西海未嘗一闌入漢關也頃者歹言黃台
吉鹵尾刺黃毛幸得捷還歸獨遺其子威靜阿拜於
是尾刺黃毛亦報之怨以故我歹言黃台吉深偕麥
力艮扡抽深爲孩子地來今所過或不免請縣道
里費檄到當即調還東還之日幸爲我諸酋比先王
西行例令縣道得予米麪叚布也志實既居虜營五
日而還其三月北虜襖兒都司吉能哈等二百八十

餘人保結頭目襖兒都司吉能哈黑刺慎自洪大哈
永邵卜合羅氣把都兒台吉補兒漢台吉不他
失禮黃台吉黑刺慎有把都兒威靜張禿賴台吉
打兒漢把禿兒台吉賓兎台吉歹言黃台吉五路
台吉擺腰台吉兀慎台吉豪圪浪青把禿兒台吉
速木耳台吉把零不兒哈台吉沙赤星台吉倚兒
將遜台吉咨顛阿拜台吉恩克木台吉麥力艮台
吉哈木台吉安兎台吉台賓台吉段奈台吉阿不
艮台吉款卜台吉長漢阿不艮台吉多羅土蠻克
聽台吉克臭台吉補兒漢台吉威靜打兒漢儻不
浪卜吉素儻不浪張四儻不浪把都阿害儻不浪
威鬆把哈木儻不浪蔡勿舍儻不浪五路歹成儻
不浪我包大儻不浪哀五大儻不浪青山儻不浪
遜儻不浪恰台吉合同害儻不浪毛兒儻不浪禿
舌兎儻不浪討討兒儻不浪也信儻不浪哈刺儻
不浪也辛大兒儻不浪阿乞賴儻不浪公賓榜賓
黃金榜賓歹言恰大都榜賓屈兒克首領海大首
領阿阿刺物首領滿克首領鐵兎打兒漢扯布台
賓土骨赤台賓討龍高擒討虎高承恩賓留素把
賓筆闌赤兎恰綽賓克恰鐵令恰百克大恰恩克

榜實姜圪榜實班慢榜實睝令恰安著兔恰把零
阿阿剌勿把兎兒蛇進擺三兒戶恰台吉谷羊打
兒漢𠂆同恰乞慶榜實白列蓋恰頂鐵兒恰撒兒
陋恰阿害兎蛇進鐵氣蛇進討討兒恰合恰門偏
克恰綽不害二筆寫氣可可榜實大成竹剌氣班
渾大榜實五藍漢大恰黃鵝兒首領擺大恰安大
首領銀定儻不決五納哈賴恰補兒介恰阿阿賴
物阿不戶榜實擺言竹戶恰南答素首領把禿兒
恰禊兒都司公實閭兎闊牙氣剌戶闊牙氣阿失
兎恰麥力艮把禿兒奔布三靜把禿害土麥蛇進
打兒漢撓不害把戶榜實巴拜阿班大恰卜兒速
恰五喝氣打兒漢分戶首領阿戶棒蛇進阿出打
兒漢阿舍打兒漢甲馬哈擺寨卜吉素答郎太禊
兒六馬渾恰他剌晉蛇進禊兒害台實姑大恰補
兒害台實阿罕答立恰海牛台實答賴恰苦信蛇
進阿剌台實不花榜實板袒榜實乞慶溫布三綠
囊素補綠恰五藍害利剌麻世儻不浪虎兒害恰
狗五哥着太恰姜圪恰惱太蛇進撒剌納儻不浪
虎拜禊兒六扭習蓋恰丨吉素恰乞令恰阿牢恰
㺚靜阿把太昌害恰王堂老撒儻不浪禊兒谷大

儻不浪班慢台吉哀立儻不浪刺麻失克台吉鐵奔拆兒漢託合赤恰速襲儻不浪圪探首領擺三
恰蛇鼓恰阿吉利榜實等並以其狀請封大將軍因論西事復
得三娘子夷書略言威靜阿拜引克臭台吉西來實
爲修黃毛死刺之怨耳而以虜中裝空虛一旦告急
於漢太師志在索撫賞而或以馬匹請值此亦易與
也而塞上卒逭必欲發乘矢遂射死我克臭台吉甚
亡辜而我襖兒都司設刺克炭黃台吉逦誘歹言黃
台吉發難是以有關中之役横禍生民今三鎮及佛
僧答賴刺麻問及我等其爲說欲我諸酋走外口道
遠而況邊外春寒無草馬騎羸弱弗可行誠願内假

關中道而以通事人及我虜酋十數人與俱因約麥力哥東還惟太師輕重布之洛復進使者庭中問狀使者歹言哈所陳說亦如書指廼弗于關內道而虜使亦欲俟草茂然後行也居有頃麥力哥青把都皆後先還巢獨歹言黃台吉及火落赤要我建城修寺始去我河西境志且决矣其三月 上從禮尚書沈鯉議以扯力克襲順義王而晁兎台吉及不他失禮皆襲龍虎將軍封三娘子爲忠順夫人 賜幣帛有差已扯力克率三娘子並請得勝堡外邊請謁制置使鄭洛臺御史鄧林橋總戎麻 貴叅議使許登濤然

後申俺答故約約諸酋諸酋亦皆徼寵於　皇天上
帝敬如約已齎夷使滿兀害儻不浪表文一通白馬
九匹　詔賜幣帛以酬之是月　上方赫然追奪始
事者如董世彥侯東萊邊吏盜戮服於是光先大會
臺御史曹子登上書書大略言三娘子書言克臭台吉
死而胡中殆亦未暇詳聞乎此台吉廼我僧大實夕
言黃台吉義子而親克臭子也是夜我僧大方大醉
夜半乘醉竊我馬牛羊殺我千夫長姚二我伏兵四
面起發流矢遂中台吉台吉死於是火落赤焚其骸
骨而去今胡中執義實殺台吉而漢亦執虜實先殺

我示夫長何不可者良以麥酋番文數至不一言及我僧大事烏容辯此亦自知其彼以盜竊而死死固當耳獨三娘子未知故安在其不書及之也至若建城之說始自優徭答他固未有舉之者而兄一經修寺初則藉爲巡工以遷延繼則動扯酋禮佛之心皆無一可者計惟有調遣耳當是時海上有丙兎之酋阿拜之酋阿榜之酋把都兒之酋把爾谷之酋且且之酋兎刺他卜囊之酋撒溫之酋嘉峪關外有抄胡兒之酋青把都兒之酋苦賽之酋把漢刺叭之酋矮木素之酋阿機大之酋把都兒他卜囊之酋蟒速兒

他止囊之酋古羊我爾六之酋撒尸之酋俄脫罕台吉之酋刺叭台吉之酋把秃台吉之酋歹奔阿卜害之酋虎動台吉之酋哈壇把都兒之酋歹牙乞之酋青山他卜能之酋威正他卜能之酋王把都兒之酋歹成之酋肅州則有麥力艮之酋捨刺乞炭之酋項背相望桴鼓晝鳴而抄胡兒方以得西提爲嫡快政欲移壁水塘於是光先發遊擊將軍王國柱備當路塞卜吳兎始馳鎮番昌寧湖外邊約毋若妻還套而使使者畫匠等徵部夷置鎮夷外邊矣光先見爲套虜既解散益欲驅歹火二三酋急而三月又盡塞外草

青夷使正可往來復遣通事官王志寶師國勳戈陶趙扯力克及三娘子徵書其四月志寶等自胡中還順義王書大略與前者三娘子同盛稱奢力艮之還皆我使者奔克稠兒六把兒漢首領把不盡等七人力也今獨有歹言黃台吉黑劣赤台吉在河西今業巳遣擺言答兒巴石台賴巴石黃鵝兒恰虎倫恰首領討討奈恰虎秃賴打兒漢首領召兒合首領佁得賴巴石株弄害首領朝木打漢設藍漢首領等二十餘人往虜俗以不報先仇爲耻是時扯力克與三娘子漸聚匪欵甚而佁答所遣精兵又盡歸部下竊恐

志驕意滿，勢且並項兎刺矣。曩者遣使，必欲假內道，則非中心奉漢約可知，此不過欲得封急，而姑以此應接我。其徂詐類如此。其六月，御史孫愈賢後先條對大都處扯酋有父風，襲封之後，必率諸部以圖兎刺。請邊備甚具，書多不載。其明年夏，罕哈大會扯力克諸酋，報兎刺，而扯力克與三娘子皆勃勃神王矣。其十二月，扯力克果移壁多羅土蠻，治兵欲西行，道路，或言由川底，或言由甘州。時兵兎台吉適物故，扯力克益恐部落失主，爲他酋所收，遂決策徙，以表劄屬酋長土骨赤，以六月入　貢，且令其得監市場，毋

壞大事。是日遣夷使撦布等。請於制置使鄭洛。書詞以永舍布鍾力漢儻不浪犯西寧。覓兒都司及威靜禿賴台吉犯甘肅。爲愧恨。以爲吾此行。擇永舍布黑剌慎兩家諸酋長與俱。必欲携還。毋徒苦河西邊將爲也。兼以送番僧歸骸骨。惟太師假我內道。幸使使者偕往。至撫賞悉請如故約。幸甚。洛屢以貢市成敗。阻之不可。因許外道。而扯力克與三娘子直欲走內道。洛廼譙讓使者。使者告以兵兇之事急。惟太師哀憐我。幸許諾。先是。俺答西行。我雲中上谷。並遣使者往。使者廼爲彼使。令往來需索亡厭也。以故洛不欲

我使偕往與虜王約我請數王至日當爲八月也先期吾爲若咨送諜者官二人至境上遲而不而欵也而爲我戒諸酋毋扒墻窺閒毋盜竊馬牛羊我大漢之法重若等善自愛毋煩我邊吏刀鋸也有如我緣邊卒通虜及稍虜爲姦者我自請論如法王所請當爲王請得視故事行其明年五月扯力克舊妻滿官正娘子及把林安兎毛明暗段奈把都兒儻不浪老落賴恰五蘭比妓以馬貢其八月扯力克與三娘子一克黃台吉至寧夏外邊始俺答東還至賀蘭山然後走赤木口請市馬然一市不再市矣我乃犒從者

費凡九千四百有五兩頭扯力克以先年歸路爲來路即擁衆至平虜打磴口齎夷使討龍武天祥等一十五人書及馬一諸備守使沙暘所請假道於寧夏莊浪吾等去巢之日久從行台吉比妓打兒漢等至一千五百人而撫賞散夷猶不與焉誠囊空請易馬至三千匹已送致馬一騎制置使梅友松請亦如之屬按察使戴光啓問狀於是大將軍下羽檄令北備平虜南防玉泉西守廣武而以備守使土文秀軍居中以扼赤木之口是時給諫胡汝寧上書奏邊計計至多弗載而光啓及總戎張維忠亦皆言虜王夫豈

不知俺荅故未嘗曾假我寧夏道而又豈不知我關吏之堅弗内也特度我漢人必畏虜騎蹂踐我内地即弗予我道則必予我重賂我可坐而購大利也此爲計甚狡何不召二三夷使問之我故知討龍天祥先皆爲石州茂才博通文藝習往事第證以伊大父西走故道及撫賞事縱不自愛奈成法何是日擊牛酒大犒使者而退其七月杪順義王乞慶哈傳孫自長灘至銷金水乞慶哈即扯力克也其八月自山後行至把力大休舍去邊二百五十餘里矣最者俺荅道由川底去我平虜邊千餘里而遠今扯力克迭我

近邊此左右必有以誘之者以爲巳索賞地於是臺御史姚繼可果遣備守使沙𣈶召計龍面折之因許暫市馬三十匹他悉俟還日議計龍具以備守言告虜王虜王曰吾來必欲多市馬然後濟吾事今且行獵賀蘭山若毋妄言也是日虜王宿蒲草泉去賀蘭山百五十餘里漸近矣巳移帳黃峽口而以一克黃台吉至亂井所掘井汲水飴發羸馬弱卒詣鎭番於是躬帥控弦之士待邊月講市市必欲比先王父法先是俺答東還得市馬至五百八十匹今廼虜王請使者謁求五十有六匹其臺臣始許如故事巳申之以

新約約虜王指天日以爲誓自東還之日走川底不得復假寧夏道而以索賞故塡邊此必王手自大書而以王印印書封付我關吏爲王請市期約如是虜王猶未饜也廼從蒲草泉道赤木口休舍長湖復使武天祥求市中衛願得市馬九百四十匹已使夷使覩河南道會中流水深弗可渡告罷於是臺臣亦復使使者譲順義王必如夷使言横欲增市則豈惟市不可得且請以大兵問王王奈何虜王於是懼而聽命始唯唯請罷惟太師所約其九月講撫賞自初九至十六始定於是開廠中衛而以副總戎哼拜爲一

軍軍廠東遊擊石松爲一軍軍廠西副總戎解一清及參將趙寵備守土文秀爲一軍軍大邊以備東西聲援是時東虜明暗台吉猶住牧平虜迤北廼道備守朱綬爲一軍軍石空寺遊擊熊國臣爲一軍軍棗園堡王泉營備守劉弘業爲一軍軍大壩堡而以十九日入中衛市市馬凡五百五十匹及鎮城馬三十果如俺答數已送我塞吏馬九匹已求鑄佛市馬凡五匹我市本借清水中衛平虜備市河套山後諸酋金費亡慮八千一百八十金有奇已請開民市市米穀爲道里費不至一日市馬驢牛羊凡五百八十二

頭稅凡二十五兩四錢有奇我僅撫賞者三費凡六百三十餘金視曩時俺答費自大損損千餘金顧弗遵漢約束甚至大言欲鈔我近郊危我將吏以疑懼我塞吏我塞吏一折於平虜再折於赤木口三折於中衞誰謂而土室之人彊者而往來者直廼言曰前哨之在甘州猶劫掠我居民挾犒勞以致城門儆戒道路不通虜王至又當如何哉其二十八日虜王出寧夏外邊自營盤水傳發旦日休舍松山灘於是御史崔景榮言虜雖聲爲報仇然志在搶番況數馬射獵習以爲性泉甘草美所至爲家有如貪西海久不

還則東套諸酋且莫託名我爲覷王子來由此胡馬
結轍於道邊吏何以待之廼籌邊事至悉語在邸狀
其明年正月扯力克至甘州縱諸部公行黑松古浪
間挾平西專爲奇貨陽以泰山自覷而陰濟其貪慕
不自知彼於我漢漢亡當也其二月臨洮地震有聲
其三月固原地震其四月天鼓鳴是月扯力克逢郵
使轉馬價金十萬奪之而去其五月扯力克擁衆屯
河西不出口臺御史趙可懷以狀　聞是月順義王
盖留意松潘多茂竹遣夷使七人渡黃河以上居巴
遣大城灣上窩馳八什言欲索西番而付以篆字圖

書。於是犴兒蝉以禮遇之而去。其六月。順義王携家
室。馳沙果川。休舍仰華寺。已請火落赤計事。是時扯
力克。益荒淫於酒色。毋厭。迺簡控弦之士三千人。治
皮袋。從綽遜口渡河。而會仰華族恩落龍刺麻力阻
之。弗可。又調番水夫五十人。皆携皮袋。渡兵馬而南。
大言欲南略洮岷松茂。東略保安撒剌河州馬家灘
此實襲蓬台失爲之引導也。而給諫張貞觀張應登。
及臺御史李楨。御史李本固皆後先上邊事。備隴蜀。
書多不載。其七月。扯力克在甘肅。使眞相火落赤卜
失兎等。公行劫略。大肆殺戮。最所稱送佛及仇兎刺

平西寧。皆謾言以欺人耳。主計者議欲絕市賞。是時火落赤日往來扯酋帳中。已大寇我洮河。蓋志在建寺揑工川。以內固其窟穴。而藉扯力克聚西川。以外樹其黨與。於是扯力克亦至小盬池。廼先遣三騎詣火落赤。御史崔景榮。以爲扯力克主謀良是。而給諫薛三才。亦請致書虜王。令瓦火二酋。獻逆得除罪。居亡何。火落赤以輕騎渡河。迎扯酋。扯酋欲萃剌川。廼爲火落赤所左。竟引扯酋之衆萬餘。並馳揑工川。以搜諸番族。於是制置使梅友松。大會臺御史趙可懷。急使使者李文學。奉書諷虜王。虜王亦報以書。詞

多支蔑大不敬。其八月。制置使蕭大亨。會臺御史王
基。召虜王諸酋長。聲其背德之罪。欲停市賞。而御史
黄卷請兵之。居有頃。順義王使夷使齋令箭。詣閣吏。
吾欲略囘子。不可得。去略番子。又不可得。皆閟匿。不
知何所也。今吾兵馬十萬。窘困甚。幸多予我蟒段金
銀。然後請罷兵。不然者。我直從臨洮鞏昌。鈔至洮州。
始出邊。自是之後。火落赤果九合真相台吉克臭永
邵卜。聲稱順義王。引所部紅台吉。黄台吉。白寡婦。昆
都力歹成拜言着力兎正哈明愛台吉。萬餘騎。馳大
山口。我總巡王好武。提兵備猾哈喇耳記山。虜果衝

鋒至我師生獲卜哂一人奪胡馬一十三匹夷器三驍虜廼直擣老鴉船板槐樹諸關公行劫略略至西尔吞冢谷沙麻關千戶王官鏖戰中流矢死是時總戎劉承嗣居景古城僉事郭宗賢居臨洮聞儆即日馳河州會莫宿和政驛而遊擊孟孝臣兵亦至虜廼搶至洮石關巳思關而以五百餘騎衝和政驛南門承嗣帥衆發火砲斬獲首級及夷馬二匹亡何遊擊李芳副總戎原進學兵適至皆止壁安陽山接戰破之斬首虜八級奪獲馬牛羊一千一百九十有奇生獲五人我兵亡八人馬一匹巳承嗣兵挑戰斬首二

綴。先是諸小虜多以羊裘冠紵帽。託爲漢人。飾以劫略我村落。村落始不知其爲虜。及持刀捕人。人廼知其爲虜也。已虜復走定燕驛。環洮河數百里。殺略益甚。我男婦死者。凡三百一十人。鹵者凡四百一十九人。馬牛羊。凡一萬八百有六頭。蹂躪田禾。凡一百五十頃。室廬燒燬者。凡一百三十二所。已虜復大圍我景古城。城中十餘日。不得水。窘困甚。虜廼徼使諸零騎。黑夜渡洮河。以出漢不意。漢惟知虜老營方接戰。頗無疑意。以故諸零虜得脫身走臨洮。臨洮守岳惟華。政乘城堅壁以自固。虜始走狄道。及臨洮衞。渭源

縣。於是殺狄道男婦二十五人。傷三十五人。鹵二十一人。馬牛羊八百二十有五頭。蹂躙田禾三十一頃。殺臨洮男婦一十人。鹵亦如之。馬牛羊二百四十有六頭。殺渭源男婦一百五十九人。鹵七十九人。馬牛羊一萬七百四十七頭。燒燬室廬二百五十有七所。我師斬首捕虜。於景古城。不至八級。於河州營。不至六級。於臨洮府。不至十二級。奪獲馬不至八匹。承嗣於是憤胡虜為計甚狡也。亟遣千總劉子都一軍為前哨。孟孝忠一軍為先鋒。躬自引李芳兵。趨蜂窩寺。以逐零虜。子都獨不幸。跳驅忽下溝。為虜所冲突陣

亡。而軍士死者。亦一十三人。我師不過奪獲馬六匹而已。諸零騎復明月張瞻。從桑灣鄭子關而走。盡渡河。還景古城老營。於是遊擊嚴惟忠、王天兆、劉兵備郭麻灘。而承嗣及參將鄧鳳。皆壁墩臺山。會天大屏雨。以六日不息也。我師止壁山上。苦為風雨所飄搖。火器銹濕。弓矢膠弛。虜方散居民室。得火食。醉飽而喜。揚揚甚自得也。居有頃。雨止。我師移壁朱家山。鳳迺引兵為首營。孝臣為二營。承嗣為三營。營各二千餘人。去虜可半里。虜迺餅使使者馳鳳營。請和。鳳節引虜使偕孝臣有光。詣承嗣營曰。此故火落赤使也。

請歸我人口嗣喜遂携虜使前虜使果前諸虜忽被甲兵上馬衝鋒而來我師殊疾力戰斬首二十級虜於是復下馬步衝衝入遊擊李芳營芳年七十餘猶急奔以示矍鑠奔未至數步墜馬死而承嗣盛甲亦中四矢適有天幸得免而裨將裴勳李光顯用火砲從中起擊虜虜始走適一死虜仆地我師取其首級以告它於郭麻灘斬首五級餘虜悉乘勝出麻灘口當是時道路或言虜欲從洮州出或言虜欲奪河州茶物而以死攻城或言虜畏諸關高厚而欲從故道窮哈剌耳圯山出境漢兵於是四面走頃之御史崔景

縈按陣亡諸兵將遊擊死者則李芳千總則劉子都賀守義何天衢李國瑞李如玉魏承勳王官及兵士凡二百四十六人重輕傷者凡三百二十有七人馬凡九百二十四匹盔甲凡一百九十有奇始虜騎衝我大山口雖崎嶇然實洮河界迺走洮岷便道也賴裨將敏祿戰疾力而遊擊嚴惟忠卜天兆又南守重臺山土官楊受楊臻楊奎名及土舍沓四列啞族族長並引兵三千餘人伏郭麻灘安籠以故虜得不入大山口至是部使者列其功罪以請事下戎部於是兵尚書王一鶚請罷扯力克市賞必有如擒斬火落

赤來獻。然後得議復。先是扯力克以書致宥兎妻大娘子。已又與卜失兎約。約皆欲毋與漢講好。語在卜失兎傳。以故廷議議獨薄責順義王。　上於是詔曰、扯力克襲授封號。歆貢多年。却於西鎮生事。黨助凶逆。侵掠邊境。顯是背恩犯順。着該停革市賞。是月罷制置使梅友松。特欲遣大臣經略宣大山陝七鎮。已從吏尚書言。屬鄭洛兼制之。是後給諫張衍身。候先春。亦上邊計。至悉語在卭狀。其九月。給諫張棟。御史周孔教。廼劾奏其事。大都言洮岷之師為虜所鹵殺者衆也。臺御史李廷儀於是深辯其事。書多佚不載

是月扯力克遣揷兒蟒虜達鈔我阿壩寨遣二百餘人馳殺路塘趁鹿蹥路而西番急使三人騎馬走鳳凰嶲召還圓壩落哑商巴石嶲諸土達然臨河去松潘草茂道平盖輕騎可八日至也松潘自嘉靖十一年北虜入寇以來幸無虜患於是蜀臺御史李尚思請備虜項給諫張應登御史牛應元亦以書至事皆下戎部大都以蜀登膧膷之山而莽捏在望虜聚莽揑之地而蜀番震驚勢不得不備松潘急也其十月扯力克還海上與三娘子並致書制置使鄭洛所葢凛凛於上威武兼以洛奉新命提大兵至塞以

亟故欲東歸以綏須臾毋誅。洛迺具以實奏。上詔之曰。朝廷既假卿便宜。一切制虜方略。務要隨機措置。以保萬全。而給諫徐桓書。則主於戰。書略言東還。未可盡信。以曩時邊吏。所上出邊。不過引其衆渡河已耳。今經略悉以屬洛。洛昔爲扯酋請封。今肯華其封而討之乎。昔爲扯酋假道。今肯追其徃而逐之乎。命下之日。廷議竊必其主撫也。臣以爲虜誠一月斬二酋頭。傳塞下。請死罪。即撫之。何不可者。顧恐如西寧故事。陽責其叛盟。而陰厚其撫賞。而徒執一二小醜。飾降表以愚我。此臣之所大懼也。臣之愚計。

獨以爲莫若萆其封。離其黨。孤其勢。而益其敵。何也
三娘子方使使者趣扯酋求歸扯酋不從。心頗怏怏
怨望我邊吏能從中陰欵之亟使使者立其愛子不
他失禮。而諸部諸酋長。一日悉分封。如漢立五單于
故事。且使自相仇併。我可得高拱而視孰成敗。以收
漁人之利。此一策也。臣聞虜每一入。必先傳箭約期。
令誠募敢死士。入虜營。密爲偵探。先期收保。不得恣
爲鹵略。俟虜圍自解。我然後出精銳之師。邀其惰歸
而擊之。此又一策也。書奏下戎部。先是俺答來也。由
涼州之寧遠永昌而西。及其還歸。則由莊浪之鎭羌

而東。今扯酋。則燒黃羊川邊。作一克黃台吉。則折泗水堡水洞。擁衆而入。非復在寧夏時。聲言走鎭羌道故約也。御史崔景榮。請欲虜從川底以還。而鄭洛亦嚴爲令。令虜毋得假內道。當是時。莊浪則備鎭羌堡。黑松則備鐵櫃兒。涼州則備泗水堡。永昌則備水泉。及寧遠。甘州則備石硤口。此數道。囊套虜得假之以倉猝而來。懼我伏兵起。不得久居中。已。俺答復假之。於是往來諸虜酋。稱引以爲例。而不知彼皆奉我關吏約束。即搶掠。求必無。然有則輒罰。罰即輒止。豈必如今日之甚者。於是諸關吏。益堅閉以自固。其十一

月火落赤恐扯俺果東歸勢孤迺數入帳中百計留扯俺聲欲復犯洮河因冦松茂以堅扯俺毋東還頃之卜失兎亦懼而請死罪其十一月副總戎原進學遣撒刺族番官韓恩及其孫韓亦速微出塞詗虜行至烏常滿逢虜擊破之扯力克之部死者董刺上巴恰泥巴失牙什慍牙裴必台吴土巴恰凡五人他皆火落赤子壻語在火落赤傳其十二月宰僧馳他家滿追亡虜遊擊原進學誤以爲扯力克永邵卜馳攏羊戎古囊馳杏兒腦爲欲復鈔我河州而來也洛以書劾奏之其明年正月扯力克悔爲火落赤所誑迺

殺㲲時引導者。遂遣吏使武天祥等。送致我河州。諸備虜者馬崇安滿業等。凡三百餘人。馬凡六百四十六匹。盔甲及衣物。亦各如數。曰。此故火落赤所鹵者。惟太師幸才察。要亦惑於我欲易王之說也。給諫張應登書以爲宜防其狡詐。是月。扯力克令大成妣吉。先出口。又三月。扯力克及三娘子。不他失禮。把漢妣吉等。請漢官護行。洛迺給以白旗。期初九日。雞鳴而駕。而以念日。從扁都出邊。於是漢亦遣通官韓大友。張安等與俱。已扯力克復遣葛賴首領等十餘人。持番文。請從肅州外邊道川底而歸。僩許我得市馬千

餘匹以爲治裝費、幸甚、而不他失禮、上失兎、書亦如之、是時分守使張思忠、分巡使朱正色、賫書使萬世德、驗問使者、實以馬牛羊羸弱、畏甚、且恐内闌闌吏不容緩行、願優游塞外、俟草長馬肥、得還故巢、便洛廼許諾、虜酋故多疑、且詐、始請鎮羌、我固已許之矣而又以道狹請扁都、我又許之、洛唯唯恐後、然虜王誠畏我議其後、逗遛弗前、而況虜王始來時、自鐵櫃山假道走黄草灘、低徊者半載、廼至扁都、於是居民之受禍者十家而七、以故洛忻然從虜請、其爲遠謀如此、自是之後、御史張應揚上書、大都慮虜王東歸

必有以復市賞請者臣愚以爲縱不能得火真來獻
亦必獻我討龍武天祥如俺答獻趙全李自馨故事
我邊因而閉關以示市然後可事下兵尚書石星議
以爲先世之約迎佛假道搶番啓釁皆有明禁今李
聯芳之死豈非討龍武天祥爲禍首與有如一二逆不
捨終閉關謝絕幸勿以此爲上策非然則寬其能悔
罪弗佐逆黨且新從海上來姑與開市如故約約市
額新增者皆一切報罷因著爲令令永無請增此爲
中策至若執彼小醜以塞邊吏之請及横肆虎狠而
故干我邊吏陽爲安邊而實以媚虜此爲下策然此

則非臣所敢與知也惟 陛下才察其四月御史李
本固言虜王殊無意東歸今非託以馬瘦則言道潦
此皆故以此緩我師俟秋高馬肥尚爲我塞上患若
也於是葉夢熊劾奏洛不當用王志實計龍策數與
虜約臣以爲宜主戰大略欲斬虜王首與給諫王德
完同語在奏疏是月扯力克約諸部由東還而會火
落赤留之堅以爲王縱不爲我少留獨不能遣我諸
部落乎而扯力克終不能忘情於市賞况切盡妣吉
則又約虜王還套虜王勢且不能不還矣於是許留
諸部落以佐火酋遂决策東歸臺御史葉夢熊以書

閒然扯力克亦既巳移狠灣即野牛河矣狠灣故甘肅絕塞廼走川底道也去仰華寺可五百餘里是時狠灣猶地寒草極遲虜馬半倒死殊自窘困虜王意欲假請鎮羌自知背初約畏弗敢言廼使三娘子告急於制置使鄭洛弗許其五月褫兒都司吉囊至扯力克帳中欲及草青以圖兎刺不然者吾等且引衆以還扯力克竟以大札故馬死盖恐爲人所殺僇廼與諸酋誓自謂吾復不捨兎刺也惟歸故套便按歸道走川底者過肅州鎮夷堡其閒三十里無邉垣我邉吏備邉難獨爲甘肅嘉峪關關外道可無閒走扁都口者則

過甘州行內地三百餘里甚爲我耕牧害走鎮羌亦此固經內道然界在莊浪迯臨不至一里許虜旋至即出蒲口幸亡恙顧沙磧我內地鮮耕牧易爲備而虜則苦山險且水澀始迺群使虜使請此道已變而請扁都口又變而請川底此皆爲計甚狡而實則扁都口也扁都地寬平虜逐牧便狄故洛堅意不許虜走扁都也其六月御史王有功上書略言西海之虜自宣大延寧來而甘洮之害亦自宣大延寧貽也今當借力於延寧借財於宣大今一歲所停市本不下二十萬敢請以佐甘肅於是兵尚書石星覆其奏

上從之詔曰扯酋西牧致逆虜擾邊朝廷念其罪惡未著姑停市賞責令回巢如何展轉遷延久戀西塞顯是變詐難以姑息着經略宣諭本酋勒限驅逐如過期不遵便絕貢革封行令大同山西各將吏出搗勦不許再行支調於是雲中臺御史邢玠推擇宣大山西勇敢士以佐戰陳而洛亦使使者趣虜酋以六月之八日大出邊虜帳傳以漢太師宰許我過鎮羌皆爲感德語歃血出誓言大略爲吾等不久必拔帳而東顧紅帽兒失馬凡六百匹而扯力克方且追捜馬䭾出今即不得奉漢太師約王至當即旋豈敢背

大德幸爲我寬假其期其七月切盡姚吉部撒戶首領及白馬台吉歹成沙討台吉過鎮羌邊而阿赤兎卜失兎宰僧我尒着亦休舍西古城皆吉吞侯扯酋至出邊它亡意邏吏勿深疑也先是俺荅東歸嚇道傳次與市賞及筵宴以勞之以荅故未嘗犯我邊吏旂鼓也洛惟恐扯力克不念彼洮河之役有死罪而緊請以爲比亟下令令延寧諸邊禁勿予其八月罕木台吉從寧遠堡出邊已大成比妓及酋長嚇兀舍倘不浪也辛倘不浪沙赤星等從永昌小泉兒毛卜剌出邊已順義王三娘子不他失禮明艾台吉根兎

台吉黃大台吉脫賴榜什折兒漢等驅馬牛從塔兒灣姚家寨走歷腰山復分為兩道一道走紅山背一道走月牙湖水泉兒並至毛卜剌其九月扯力克引衆從鎮羌驛出口於是邢玠以其狀 請始 上從制置使魏學曾議詔陝西四鎮修守事務不必會議而又言北虜款貢多年順逆不等未可一槩盡絕以故玠復以書請 命臣洛赴宣大議虜款也是時給諫李汝華以巡邊至上疏言邊情大都見順義王居黃草灘凡八月炒把怙大黃山則以歲計追其所由來始不過請市牛羊而已後至馬市至撫賞需都莊

泿之所出丹芷峻之間歲賞鉅萬而夷使李龍武天祥輩甚且乘傳而馳止舍郵亭此皆有傷國體而況虜王雖歸遣孽猶存誠不可不為之圖也已又上疏劾邊吏以驛段賄賂免妻且言順義王出塞時我堡皆予虜酒食及駝牛麵鍋虜廼殺我永昌軍沈剛等十一人略我居民千千等三人鎮番軍文貴等四人諸不法狀事下大司馬其九月制置使魏學曾尤恐抵餉姑以老小諸牛畜東歸而陰或引精兵從川底走嘉峪關而西大會火酋或犯我甘肅皆不可知於是渡河移書虜蘭州而給諫張棟亦上書言官洛烏

藏諸番兵以萬數故楊答二族所服屬我迺築堡以
居之而又月廩食金五錢令皆不足以備緩急乃劾
奏洛及閱視司丞周弘禴都御史梁問孟鍾化民
上有詔詰鍾化民居有頃吉囊移帳孤頭嵩黑馬圈
而以水泉兒失牛羊故益歸怨於闌吏迺欲寇鈔我
鎮岔武勝非浪紅城子於是賓兎妻微遣使者以生
其十月光祿卿曾乾亨以巡邊至雲中聞扯力克謝
兀慎土骨赤扯布迺上書欲萬戰於撫巳又言扯恰
兩酋爭板升事板升之衆以萬數皆我漢人不幸而
爲俺答所鹵後懷怨怒爭欲內附而以馬市方堅遏

吏閉關謝絕之。殊爲失策。今至生聚十萬。皆成精兵。而又旁近我內地。此甚爲雲中剝膚之災。今幸以天札。死亡過半。而又與諸虜爲隙。計莫若乘是時。誘板升來歸。　上可之。其明年春。扯力克既東歸。欲請復市賞。愧亡從也。而會我邊吏索史二官兒急。語在史二傳。計廼獻逆酋史二官兒及其酋長我列。叩關請獻俘。曰。願以此贖死罪。敢請庚寅辛卯市。於是制置使蕭大亨以聞。給諫奚之望。又上書。以爲市必不可復。亡何。兵尚書石星。竟如制置使議。以請。　上有詔。詔復順義王市賞如故。轉遷不他失禮。爲都督僉事

那木兒台吉爲龍虎將軍皆賜金幣有差語在史車
傳其夏哱拜發難而松套諸虜皆助逆 上有詔詔
順義王若能如收擒史虜故事約束套虜出邊不使
爲逆豈但爲開貢市宜厚加恩賞居亡何哱拜益謀
爲不軌而以大位誘順義王順義王堅守漢約束弗
欲往獨寧夏諸虜往時御史蔣春芳得請於 上我
塞上不惜五萬金及龍虎將軍秩曰第惟我傳賊首
來亟予之順義王方載復市德甚厚諸部佐哱拜王
實未之知也扯力克妻三一滿官正娘子一大成比
妓一也兒克兎哈屯生一子晁兎台吉

讚曰

扯僧世受我王爵豈可不謂厚幸乎何至假道迎佛遂佐火僧大鈔我洮河之間此胡爲者假令我執叛盟之罪復立其不他失禮扯僧殆哉狐貍之而狐搰之是無成功洮河之役幾敗市事凛凛也微王善保封爵哉